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五

祭陳文端

京西李維禎本寧著

先生居相位才四年耳天下陰受其賜而不能名其功
先生致位家食也十有七年天下咸高其迹而不能察
其心嘉靖之季官邪敗政海內虛耗
先帝踐祚當事者雅欲改絃易轍然其人素未簡在帝
心也先生以舊學爲輔

先帝恭已聽之協恭和衷更化善治天下晏然享惇大
和平之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先

先帝旣垂拱蒙成而一二在事者或驕揚恣睢快其恩
怨或陰重不泄峭直刻深先生知其難與口舌爭也而
以身遠之稍濡忍且莫當以次校士南官豈不能植私
門桃李自衛哉而委之若遺廷辭之日先生涕泗漣如
先帝亦爲慘然不樂先生豈忍於忘君誠不欲蹈禍機
踐畏途以傷

先帝委任大臣之意墜廉遠堂高之勢耳後先生而相
者有內江謀國之忠任事之勇一時無兩卒以意氣激
昂之過不一年而罷曾不得究其施後先生而去者有
興化歷城可謂蟬蛻塵埃矣惜其不蚤嘖有煩言至新

鄭江陵身幾不免國家仁厚醇茂之意蕩然無餘以此相方然後知先生進有功於宗社生民而善藏其用退有功於國體士風而不暴其名明興以來所不數覲也主上復明辟徵宿德海內拭目望安車蒲輪之入蜀不然卽如夏周九鼎皮之弗試猶能爲國增重奈何遠厭人世而歸還於造化耶山頽梁隕有識所慟通家及門之士宜倍萬恒情矣嗟乎朝有褒卹之章家有顯揚之子國有史臣之書野有輿人之誦小子何知粗陳其進退大致以詔來者先生其以斯言有當於心否乎

祭馬文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二

先

自關以西地靈人傑作者後先相望然明興二百餘年而公始獨爲宰執何其發之遲也舉二百餘年醞釀清淑之氣悉屬公之一身固宜陟元輔歷大臺而入相甫半歲奄然謝人間世而歸於太虛何其奪之速也其遲者意天將降大任乃眷西顧維公實簡帝心而不先輕畀之匪人其速者豈天道衰嗛廢伏盛盈岔息有定數耶公旣身發其祥且處其全而稍留其有餘不盡者以貽後人耶夫爲帝者師爲帝者相公之位非不達矣而人以爲不究其施年踰六而望七子孫多賢且貴公之沒不可朽矣而人以爲未隆其報譬之二華頽三川竭

則世目之爲非常之變而錯愕疑慮若不得其故彼跛
隨行潦或突或宵或溢或涸人亦何所欣戚於心公之
才豈我二華公之德吐喻三川薦紳士夫無論識與不
識幸公之有今日而悲公止於今日者又何怪焉嗚呼
上方欲專任公而公不待矣四海方得公以下太平而
今已矣某等酌酒總惟潸然隕涕蓋非直感恩傷逝之
情已也公其鑒之

又代

雍州千里帝室薦更旣弘用物亦多取精月至辜涂未
達區萌天地禁闈啓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

先

皇明發祥誰何鉅學鴻生公家世德神相厥成乃生男
子高其閑闕至大期時吉夢告禎夢維龍矣頭崢角嶸
少不好弄步繩視窺春秋墨守洗爾譽譁寸管柔翰矯
矯西京庚子之歲啣鹿食萃周棘其處麟趾何呈大人
占之是得豪英公斯首舉駟虬上征玉堂載筆金馬影
纓頡頏遷固伯仲雲卿再頌成均四典文衡桃李菁莪
秋實春榮乃作

帝師補緝元絃巖巖正色疊疊悃誠若金用礪若弓受
檠俄遭家難闊遠天棖

帝念甘盤甫禫往迎入仍啓沃出佐銓評藻鏡所歸蝠

燕靡爭晉典三禮夙夜寅清品式具備朝野是程巨璫

价藩則莫敢請慈盈切冒頓金繒勿操奇贏竹宮秘祀無

或蹟營苦口爲良逆鱗可嬰

帝曰鹽梅爲朕和羹遂執鼎耳亶副輿情秉德以陪直

躬而行周庭黻屨商正保衡人宗著蔡世卜隆平胡天

不弔不俾爲政令呈切兆逢二豎孽自三彭北斗星隕東

岱嶽傾六鼇不負八柱何擊薦紳皇皇喪我宗盟輟朝

減膳

帝用惇惇黃腸題輅尚方丹楨顧謂宗伯謚以易名詔

大將作窀穸是營茫茫萬有宰之黔羸秦相自公不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四

先

永年奴京反

匪茲滿溢而彼忌盈公履修潔太華雙莖公

望顛叩天府金城公蓄博遠陸海齋泓公度醇和渭陽

玉瑛第無樓觀室絕筭娛尺朽罔棄片善必旌孔諧同

產五常三荆慈烏嘉瓜彰德表慶丘京反裴帶范麥一揮

羽輕家乘國史作考勒銘識其小者愧余蚩氓素車白

馬四郊翰駟薤露蒿里門人互賡豈直心喪涕淚縱橫

公其來思酌彼兕觥

祭呂文安

先大夫昔僉浙憲公在政府無一事一言私相屬也卽
公家子弟與其鄉黨姻婭若忘有公者公歸幾十年某

代匱詞林從諸先生長者遊得交公諸郎而後悉公心
愈嚮之故事文學侍從臣不樂居外坊局府部必兼官
翰苑優游而升殿閣至目司成爲遣處女過期者耳會
南少司成缺諸詞臣皆不欲就獨公請行幾年稍遷
宮秩久之爲大司成

世宗固知公難進屬舉相再疏始及公公名最後甫上
黃麻遂下矣詔以四品位次尚書嘗特命察大臣臺諫
諸委任體貌類此而分宜父子方以佞幸寵賂日彰忌
公謀所以中之矣公靖共在位委蛇遠禍處諱言鬻爵
之朝陰爲士大夫培直節挽頽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五

先

世宗恩威不測凡驟貴者率不免至遇公終始如一而
分宜竟亦無以傾公士大夫見分宜離心解體既謁公
復幸有所倚毗故相臣之業未有若公難者也公歸且
三十年在事者不能虛首揆待公而陽浮慕則人人同
比公八十與其沒而

今天子所爲存問葬祭贈諡之典有加常等故相臣之
遇未有若公久者也公年垂九十負東山蒼生之望且
三十年而夏夫人儷之五官神明不小減諸子貴爲二
千石若尚書郎內史至解綬以奉公於蘭亭鏡湖之間
而諸孫起家進士待詔公車者後先相望故相臣之福

未有若公全者也。以公醞藉爲相十餘年，猶不盡其施壽大耋。子孫多賢，且貴，猶不盡其享。夫鍾鏞彝鼎在朝，朝重在野，野重垂之後世，滋益重然。其用之清廟明堂，歲不一二，而爲寶人間，則不可以世計。其所重不專在用也。公之取重於世，殆若此。往歲薄遊武林，不及渡江，一望公顏色，今老成人不復可覩矣。辱諸公子通家之好，念先大夫一日之雅，東芻椒漿，馳使薦公，公其不以爲無因至前也。而卻之耶。

祭陳文憲

公昔以禮經魁天下，余附榜末，同觀兵部政，已同爲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百十五

祭文

六

先

士是時文端先生方當國，貴公子少年負盛名而獨昵就。余兩人若相引，重文端得謝公扶持，入蜀再還朝，比屋而居，往來愈密。而時規余慎言，寡交。余佻不省，記屬公遭太夫人喪，歸執手丁寧，幸毋忘陳生言。歸數月，余幾中考功，令外補矣。公以文端稱老，特請省覲。余出會之褒城，促膝款語，依依不忍去。豈謂生死之別，遂在茲時耶。公博學閎詞，自其緒事而練習朝章，周知民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而周慎不妄發，門絕私謁。人人稱其有宰輔器。甫艾而公相矣。余遙相賀，無書抵政府。公時時問遺，余嘗報公往在館，日有老人腹便便，朝夕蹶躅。

肩炊食器而至者文端爲吉士時蒼頭也貴能勤富能
儉非文端不有此僕是以今有公願公無忘雅素公深
領其言余益嘆公不可及能惜福者必能造福孰謂公
相未三年而病病不浹旬而遽沒耶國家取士重科目
二百年無父子拜相及生而一品者自史官拜相無矜
然不掛訾議者僅見公父子天道忘盈雖以公馴謹退
讓而其所得益美故奪之益速耶舊年夏公婦兄王方
伯過我言公家居業已營墓域余謂太蚤計未幾方伯
卒官公亦厭人間公誠達生抑前知耶余少公才二歲
追憶三十年縮帶比肩才如且暮夫安知余之非且暮
人也西望招魂酌酒陳辭涕之滂沱寧無從乎公行誼
自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者何所事余余辱爲生死
交聊言其私而已

祭于文定

公髫鬣以奇穎聞齊魯間極爲朱司空鑒賞余偕計吏
從司空父子所識公公不鄙夷余折節下之已同成進
士讀書中秘爲史官以道義文字相切磋情好日密而
余坐不勝任外補十有七年再會京師公時爲少宗伯
不替疇昔之愛又十二年前上計過公家公方病坐我榻
前擁絮帕首語疊疊不休雞三號執余手言趙文肅先

生三十三年復還宮端子年數適與之符行矣遂別明年余掛吏議謫公數相聞慰藉有加每對當途未嘗不惜余無辜軾軻思有以振之今穀城山房稿有寄懷詩數章余初不知也丙午年甫得見明年甫以書報公而公尋拜相絕不致一字公門人邢子愿怪其如余謂天下方想望公丰采公先務之急事不勝舉而故人輒以寒暄問勞語溷之公口不言且心薄其人是希子公力入京城耳詎謂公未拜恩溘然長逝耶公出處與隆替對余卽不爲私賀亦寧無國家天下事可爲公言者而以微嫌自疎外豈不固哉恃公知我不望我相忘也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八

先

進士一科七相惟吾榜爲然甚美必有甚惡公大拜稍晚天意或重有屬而竟齋志以沒僅託之尸諫空言天亦何爲被公以宰相之虛名而不令公爲山中相檢鏡所歸使縣官猶有敬忌爲愈也憶余屏居田間公書來俾序其詩文謂公勲業未艾豈宜與雕蟲輩較勝負稍爲評目而已由今言之公或前知其勲業之不究而姑處其次耶悠悠世路知已何人榻前竟夜語迺向余永訣言猶在耳我心傷悲余於公非愛而哭之蓋所憂者大矣走一力告公靈述吾兩人生平相與略如此當公生時不欲附公立名聲又何可因身後而取公所以斷

金相翼余者自譽公居其可忘余居其不可忘者耳
若公之所以爲公在天下賢士大夫之口與金匱石室
之藏可無論也

又代

莊皇嗣服恭默爲政當元二時臨軒清問帝賚厥良則
篤其慶一科七相得人綦盛貽謀燕翼公實豐芑袞衣
居東蒼生望起

上下相麻亦云晚矣胡甫入朝大命遄已賀者在門弔
者在閭倏子倏奪天歟人歟昔公入館國棟斯儲淹通
流略苞舉堪輿文章大業卓爾不羣兩朝信史直筆方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二十五

祭文 九

元

聞談經廣廈啓沃維勤鞠躬正色功懋格君炎炎宰執
衆皆唯阿掉三寸舌以障頰波拂衣肥遁將如公何雪
消見峴堅壁詎磨旣掌北門尋登南省前星未耀憂思
怲怲異語法言青規屢請爭以去就里居自屏赤舄遜
膚十有七年商顏羽翼主器靡遷甘盤舊學

上意拳拳人情夢卜同辭曰然三揖而進匪棘匪懈
嘒嘒聲君子所屆九闈萬里肅焉虎拜民具爾瞻額手
稱快三姑妬之若躡若胥露章引咎詔答殊温加餐輔
藥且以調元中台俄圻箕尾載奔忠心義氣之死不渝
口占封事尸諫同符一字一淚一淚一珠其光燭天與

日月俱

上覽遺疏哀我師臣邦之殄瘁云亡善人凡在官聯涕
隕眉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薄言奠之桂醕椒漿公爲
明神陟降帝傍啓牖雨無染于區奉獻於祭館聖
聖衷瑟敞更張太和闔懼風動萬方不平至奉帝

苦祭朱文懿

詩述千接登祭中人言公以宗

別公二十年矣武林之役不及訪書疏時往返差解勞
結公家有逍遙園索余賦詠不及報謫居壽春聞公拜
相尋有先夫人喪不及賀明年公入朝惠賜弔奠服除
而兩弟爲京朝官始以尺素展謝比起宦宦秦晉三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十

先

公數寄聲相勞會公鄉人高叅軍來詰余何無隻字則
公方被人言如困圍城中正欲以聊城一矢爲公解紛
無如三十六計中一計而尋報公病革又報捐館舍矣
進士惟吾榜一科七相而七人者四客死都門公抱最
苦惡庚癸而後執政子姓登第率中人言獨公以宗伯
遭母喪歸而後子登第歷宗伯天官郎不十年至奉常
卿亦遭母喪歸而公甫相無染于詞奉常復除稍遷納
言擢三品卿公疏謝不受趣之以使事還其懼盛滿若
此乃不虞納言遽卒卒亦不得在牖下公貌不勝衣老
不勝哀瘠不勝病難以生矣兩浙天下首藩科第公卿

項背相望所從來久自公秉政而鄉人二三位九列者
與公名數在彙事中公之後五科詞林遂無一得免鄉
人隨聲交謫至以及門問疾爲諱財兩少子侍舍訣與
觀從耳讀公病革時疏壹似重有憂者卽沒尚遺恨豈
盛事全名天靳之不畀人抑浙縉紳適逢厄會耶本朝
殿閣大學士文華殿僅五人在洪武宣德時制未定然
皆不預閣務預閣務而後絕無授者當必有說每見仕
籍公列銜文華下坊刻多誤不應至此懷怪不解不及
問將無此爲崇耶公雅尚逍遙逍遙者以生爲附贅懸
疣以死爲決疣潰癰今日逍遙之遊視園若何公稱老
與奉常蚤世何殊得沒于地何分燕越謂公有遺恨小
丈夫之見也同公登第四十二年同館三十三人存者
五人逍遙林下而余名位最劣類疲馬戀棧豆寧不爲
鬼椰榆禮弔生傷死凡民宜然矧四十二年同榜之好
不敢希蹤逍遙爲編曲鼓琴之達而以秦失弔吾家柱
史三號則方外方內之辨也高叅軍者知余兩人相與
情形不腆炙絮屬其薦諸几筵公式饗之

又代

萬壑千巖山陰斯邑雲霞藻蔚扶輿具翕八座九列踵
屬鱗襲獨公三少而官宰執聞諸形家種山卧龍踞城

中央俯視四封有神祠焉鼈冠而重厭彼龍首相靡雲
從祠燬於火公遂拜相新構甫成公忽云喪天所鐘美
地靈故壯禍福響答術師非妄維公華胄秀羸多能詞
林史館椽筆藜燈南宮京兆載典賓興仰斗方愈登龍
比膺廣廈細氈引經據古字吐珠璣音諧律呂

帝聰煥發啓心自汝曳履星辰文昌之府直哉惟清夙
夜惟寅以和上下以洽神人卿省惟月官信如春素冠
纁纁遵處海濱如謝安石東山望起捉內子鼻恐不免
耳十有二年相麻入里三讓而進其進以禮參謀玉鉉
陪貳宰司始願不及時來則爲被服儒術醞藉可知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十二

先

色不大喜怒靡窺旣正專槐以柔道勝如曹隨蕭戴其
清淨如侯君房奉寬大令如陳昭公稚成無競冢適早
貴虞龍納言繩繩子姓結駟高門家公踰耆飴哺曾孫
番番黃髮天下達尊戩穀純嘏世所歆慕鬼瞰其室忌
盈誨妬納言奄殂于彼道路慟矣西河形神改素踰歲
困篤尋隕上台

帝眷舊學臣哉鄰哉百身莫贖輟朝而哀王人將命舍
賄頻來深味遺奏和羹鹽梅趣下所司贈謚祭葬有益
無因用昭特貺沒者虛榮存者增愴二三藐孤泣而相
向多口見憎盛時且然矧邇物故憐豈勝捐沙堤無塵

總帳空懸浮雲世態朝莫變遷貴賤賢愚同一坏土公
脫垢囂而歸真宇生死交情瞑目不暗息我以死夫復
何苦金庭桐栢福地洞天別號所署志在游仙仙亦有
竟川涸山鷲孰與無生是爲大年

祭宋冢宰

公昔爲侍御史出按晉陽則先大夫爲按察副使公事
多從節省而先大夫議軍政驛傳當稍寬裕庶幾可久
公卒不可比公入爲京兆而某時備位史官每聞公爲
人言楚李公長者悔未及薦之蓋二十年而某承乏大
梁又二年矣公自司徒爲冢宰某未嘗以書通公亦無
所致殷勤於公里第乃公又時時言某能官不愧其先
人而公方厲精秉銓抑躁進振淹滯卽欲錄用某輒以
資俸不建例而止且無令人謂私其邦大夫嗚呼公於
先大夫持論不相入而不以損其生平某既受知而不
爲私厚此兩事者有古大臣識量風節矣士君子以道
義相期以心相信雖歲九遷其官謂之感恩不謂之知
已公於某父子可稱知己九遷何以勝此哉公沒歸葬
某分得執事而會有潁州移不果使使脩薄奠告公以
情不欲爲諛語傷公之高誼也

嗟乎公筮仕而爲郢司理人而爲侍御史按江南山右
出而爲御史中丞撫畿南諸郡退而家食再召爲南北
司徒其勲猷風節歷歷在人耳目然而上維國是下正
人心則莫若爲冢宰時功最大蓋今天下爲行者相揭
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辨久積而
不決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奇才佻長而
千次守官壅遏而不進賢豪解體國柄旁落弊亦極矣
公自司徒爲冢宰未一年爵均以賢賢均以勞勞均以
歲無重內而輕外無采華而遺實諸曹城狐社鼠作姦
犯科者一日謫百許人郎吏卯入酉出競競惟恐觸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十四

先

蓋公獨行一意無所依附生平一介不取爲士林所心
服故雖以執政之貴以後進好事及怨冢之口以多方
請託之巧不能奪公吏治修士習變海內方延頸登太
平而公騎箕尾逝矣公形癯而神王室無媵嬖晚獨處
二十年與人立談娓娓移晷申旦此於理應躋上壽何
以甫七十而沒天道安可知也公好執勞卽病革猶省
文書不休然食不過數溢米將無蹈諸葛公之轍乎說
者謂春時熒惑犯文昌又客星在宋分野而公之爵里
與其系姓皆當之卒以免洵如是天豈未欲平治天
下耶奪公遽也吏治士習滔滔江河莫知所底有世

道之慮者宜何爲勸某等宦公之里公無所私厚其親
秉銓而喜聞捐館而悲要之爲國與天下之公言也公
生爲名臣沒爲明神卽生死不介於懷亦必爲國與天
下抱深戚於冥冥之中矣

祭王太宰

公弱冠成進士紬石室金匱之書稱文學侍從之臣已
爲國師爲宗伯冢宰保傳青宮清華如掇曾不挂於後
進之議人謂公立朝亡何尚通而已退居於家車不敢
及有司之行馬坐不敢先宗戚而祭酒田夫走卒父老
童稚皆與鈞禮御臧獲無疾言厲色惟恐傷之客至鞠
脰奉觴卽達曙不倦匍匐助喪家紼謳或行十里許不
以寒暑饑渴爲解人謂公居鄉亡何曲謹而已蓋

穆皇龍潛而皇孫生左右更爲飛語聞上

世宗弗善也手詔公劾奏裕邸人暮夜行金錢爲地公
曰吾頭可斷何劾奏之有然何敢受金久之

世宗意解事遂寢容城見法公爲申救於分宜相所竟
失其歡此兩事尚通曲謹者所能辦耶然朝之人無能
知鄉之人無能知公亦不自明也公外飲人以和而於
宗社大計獨侃侃持正論不衰又不皦皦然暴見其長
大臣如公無愧古君子矣公爲善不近名且急流勇退

與閭閻浮沉幾二十年取者不盈報者宜厚胡不少待
數月而不得以耄稱耶公賓興在正德己卯卒歲亦在
是倘三秦之士後已卯而興者將有如公其人而公斂
其所有餘不盡以貽之耶公生長五朝服官與

世宗相終始今

神孫御宇侔訾五三公從鼎湖遊也當纚纚誦述以慰
世宗在天之靈矣某後公五十年爲史官更十年宦公
之里每侍函丈有虛往實歸之幸哲人其萎失我儀刑
嗚乎痛哉生不能致安車束帛之禮沒不能爲銘表誄
傳之文聊舉兩遺事告公將曰小子識其小者也而聽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十六
先

之耶

祭謝司徒

維楚有材疇昔則聞公年弱冠舍藻揚芬辟諸大匠月
斧雲斤袞然舉首遂附青雲影纓玉署紬書金匱往籍
朝章閱覽強記旣踐瑣闥不懈於位拾遺補過爲名諫
議隼旟熊軾往撫旬吳雖則膏衍曾不是渝却金莫夜
風露冰壺衆憎多口公永終譽簡陟銀臺出納惟允晉
貳司空率作膚敏陪京副相士論標準自公居之緘彼
黃吻旋領邦禁亦在白門緩深故罪輿誦平反三年報

政北叩宸闈

帝嘉乃績泝錫新恩汝作司農日成月要庶幾蚤夜棟
隆清廟凡我薦紳欣茲廷告二豎俄纏胡天不弔黛剝
君山珠徙洞庭哲人奄謝式損地靈吾黨之士胥喪儀
刑匍匐往臨潸然涕零謂公數奇歷事

三帝北斗喉舌榮名匪細謂公遭時溢焉長逝弱女非
男身爲秦厲維天難諶事有適然順受其正命曰大賢
爾生無忝詎用長年旂常尸祝何世不延生寄死歸公
其瞑目駕彼素車秋聲謾謾桂醕蘭肴薄陳楚俗魂兮
何之復我邦族

祭耿司徒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五

祭文 十七

先

蓋自王文成公倡理學以來而海內士斌斌與濂洛關
閩相等埒然其傳久遠微言絕大義垂不無生得失而
綜覈操切者出幾有宋末理學之禁小子不敏登朝籍
時始稍聞吾楚有先生之學而佻不能竟其義先生方
家居無所從請業其後自史館外補乃得拜先生于逆
旅中望之儼然卽之温然其教本乎人倫日用而其功
歸乎力行無倦乃知先生之學非直得之文成卽吾儒
日所誦法孔孟顏曾四書與五經中精蘊也又十許年
有大梁之役及病免歸田與先生書疏往返稍密先生
不鄙意欲置之門牆之末而往往以他故奪某得與先

生同里同時未及北面著錄弟子籍中今已矣虛此生
矣嗟乎小子卽不得著錄先生弟子籍中而遊於先生
之所習處者其兄弟怡怡如也其子姓振振如也其僮
僕訥訥如也其朋友切切惻惻如也此豈可以聲音笑
貌相感動乎語曰存則人亡則書先生之書具在識先
生之大者小者其人在也小子不獲師事先生於生前
而私淑先生於身後酌酒陳辭以盟此心先生所爲不
待生存不隨死亡者其必默牖余衷矣

祭林宗伯

嘉靖之末某入試南宮先大夫攜以行而先生從父竹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十八

先

溪公亦同謁選人已同官山東河南相得甚驩無何竹
溪公卒先大夫爲治後事極備而先生除服北上過大
梁哭竹溪公以先大夫之篤友誼也臨況有加禮時某
侍邸中先大夫歸而教之太史貴倨而馴謹若是君子
哉兒當以爲師比某再上春官不腆制業辱先生隻字
之褒復濫竽中秘史局從先生後稱門下士先生推先
大夫之好施及不佞所以接引甚厚先生其中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人以爲類趙文子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人以爲類謝安石左右圖史凝塵滿
席人以爲類楊綰見一善盱衡扼腕遇一才揚眉抵掌

人以爲類鄭當時森森如千丈松磔硤節目自具棟梁
大厦之用人以爲類和嶠某朝莫見飲醇挹清益信先
大人知人少年儻蕩無能步趨先生萬一蝸譖驟起出
官隴右遂與先生別矣當是時執政之臣自負任天下
重朝貴阿邑如驂之韜先生侃侃無所附卽位至宗伯
率以序遷竟不能安其位里居殆三十年中外推轂章
數十上先生山水自娛任真推分澹如也某有弟某同
先生仲子舉南宮項又與仲子同官越意愛綢繆不減
竹溪公之於先大夫因得備聞先生起居精神挺動過
壯夫何遽以訃來也漳浦閩文獻鉅邑而八座自先生
始閩及第而八座者亦自先生始年踰七望八出則羽
儀朝著入則表正鄉閭義方貽穀多賢子孫繩繩奕奕
闡揚光大自某所睹記完名純嘏及先生者幾何人哉
國有褒卹史有華袞瞽宗有秩祀某魯人不解誅素旂
表章萬一目仲子奔喪慟感路人追憶四十年間通家
父子兄弟生死離合之踪有涕漣如將以絮酒侑以束
帛先生不訝其無從矣

祭劉司空

先生風格秀整高自標持以名教是非爲己任則李元
禮其人也汪汪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則黃叔

度其人也。渾金璞玉皆知其器，莫名其實。則山巨源其人，也土木形骸，不加藻飾，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顏。則稽叔夜，其人也。恂恂善道，雅俗無失，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則郭林宗，其人也。蕭然無事，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則阮光祿，其人也。通達國體，有王佐才，則賈長沙、董江都，其人也。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則兩司馬，其人也。雲中白鶴，非鷄鶩之網所能羅，則邴根矩，其人也。肅肅如入廊廟，不脩敬而人自敬，則夏侯大初，其人也。言爲士則行爲世範，天下謂先生出處正，與隆替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二十

先

故雖服事三朝，自九列躋八座，而以爲未竟先生之施。五十不稱天考終命，又五福之一也，而以爲未竟先生之報。嗚乎！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先生不世出，意其富貴福澤沛艾，未央何奪之速也。豈南風不競，善人淪敗，卽如先生者，天亦忌其完名全節，而重厄之耶。嗚乎！絕塵而奔，踴乎其後。弟子之不得如先生者，天也。服勤致死，左右無方。弟子之不得少効於先生者，人也。草莽之臣，不在其位，進不能爲先生請，易名之典有母，且病來日無多，退不能爲先生致治任之慟。如此者，屬之天乎，屬之人乎。先生其有以諒某之衷矣。嗚乎！下喬木而入幽

谷以爲先生辱某之所不敢爲也知足以知先生之汗
不阿私其所好某之所可自信也先民有言山崩海竭
魚鳥何依撫棺長號百身莫贖嗚乎哀哉

祭總河劉司空

公頽然魁岸長可八尺許類郭泰鄭玄而山澤之癯弱
不勝衣類衛玠皇甫謐其神王其氣清其骨健其食朝
夕不過一溢米其談辨注射若懸河霏雪音吐若洪鐘
其方正不回芥視台鼎飴視鼎鑊而肝膽在舌無藏怒
宿怨其公廉不受私謁官至司空才中人產而匡困資
無不難割衣食所必須以與人其面折人過利於斧鉞

大沁山房集

卷之百十五

祭文

三十一

先

而雅意憐才親知故舊慰藉特至晚年歸依竺典疲於
津梁有廣大教化主之風世衰道微環視八座如公者
指不數屈而何奄然物化耶公起家治河漕朝拜命而
夕就道手足胼胝不遺餘力頃日河南徙入淮上流而
奪其勢徐沛運道塞泗州 陵園且不免公適有霜露
疾憂國憂民食益少事益繁遂至於大故嗟乎今何時
也而令砥節首公如公其人者又弱一個耶某與公同
舉南宮同入中秘三十四年于今中間離合升沉情事
非一而襟期莫逆可與管鮑莊惠相等埒河之爲 陵
患也則有司存一切須公擘畫而天忽奪之俵俵平安

仰安放耶初秋謁公濟上公方病困立榻前移時不得
一語心竊憂之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尋當勿藥有喜
後會固可期九月得公手書以河爲念諏謀度詢孳孳
如不及心竊幸之而訃不旋踵至矣所謂鞠躬盡瘁以
死勤事者耶有酒如淮縮茅酌公蓋深爲國失社稷臣
無老成人慟也匪直朋友之私而已維公其右之

祭吳總憲

代

昔嘉靖之季僉壬夸毗自結於上竊威福之柄熏灼天
下天下習爲容容保祿公獨請劍裂麻無所顧忌

今上改絃爲政有止輦轉圜之風天下爭以言取名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二十二

先

公車之牘乙夜乙其篇不能竟公務在寬厚不爲哇吟
鋒距致一物於必窮之地蓋前有公之峭直而後指佞
之屈軼觸邪之神羊相繼而產於庭寢尋移
人主之愛而四凶兩觀卒行天討今有公之坦夷而後
快恩讎矜聲譽巧於追趨逐嗜者稍稍見格

天子雖燕居大內稀見羣臣而國是自定人情自安故
以迹窺公判若兩人而不知與時高下與道汗隆政公
之所爲賢也環視槐棘之位逮事三朝故罕矣卽事三
朝而屹然大臣之望如五行在繁星中芒寒而色正者
公一人耳天胡不憖遺令公一朝成千古哉嗟乎當公

批驪龍之逆鱗犯九關之虎豹身在大譴大何血肉很藉可以死矣而不死也當公投荒萬里堞風菑露之所侵蝕毒溪惡草之所跋踣封豕長蛇夔跂方兩之所齟齬可以死矣而不死也

上眷求舊德俾公佐冢宰爲御史大夫以表率百僚中外冠帶之屬或推之或輓之唯恐不及日伺公眠食增殺以卜安危而公何以是時死耶某生也晚幸以簪筆事公數年公不責其不能而嘉其無隱職任所關得自効愚忠皆公主持爲多而今已矣老成淪喪不勝山頽梁萎之感先爲世慟而後及余私然實非余之私言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三

先

祭王少司徒

古今論世家有世業有世勳有世學其後有世科而要
以世德爲上求世家於今宜莫若公家求世德於公家
宜莫若公公爲諫官在嘉隆鼎革之際言路鬱而驟通
人人建白自賢競爲辯囿公持大體無妄發每封事出
後進甚口望之意消已當鄭楚猜忌交訐之日朝衆分
曹植黨公中立無倚天方授楚中外奔走風指恐後公
爲中丞開府其地行所無事清淨寧一比入佐司徒尋
歸養太夫人則子若弟若孫爲御史大夫爲太史爲繡
衣直指爲曹郎爲藩臬大吏爲孝廉待詔公車車騎咽

路羔鴈充庭公深自挹損布帛菽粟下澤款段浮湛間
開與褐父田庚鈞禮蓋正直節儉溫柔敦厚泰不驕威
不猛來不拒往不畱窮不醜成不雄始終不易其素薰
陶漸染一家興仁興讓四方人士入公之里見其衣冠
言動恂恂秩秩豈伊異人必王家子姓也某等幸及事
公又多從公子孫遊每誦公德於其鄉類萬石君孝友
醇謹齊魯諸儒質行莫及于其宗類睢陵百行斯融始
興識量清遠諸以勳業科第爵秩蟬連不絕爲公家歆
豔者抑未也公祿位名壽子孫考終命攸好德於世情
無復遺憾卽賦招魂之些歌薤露之曲涕安從出而竊
於公隱德窺萬分一將誅之素旂以備國史家乘之采
公靈不昧庶其領之

祭曹少司馬

昔者先大夫與公同事於浙兩人皆砥礪廉隅稱莫逆
交先大夫遭讒徙官公謝病里居十年而先大夫宦梁
時時過從公密語移日公所具龐家之黍庾郎之韭而
已無他肴烝也諸子下食行酒進退魚魚雅雅無他續
御也先大夫自公家歸輒呼某兄弟而語之曹公清標
雅致殆不可及小子識之隆慶初元公起家畿輔明年
某上春官以先大夫在梁亟歸中道而遭公出錄示之

具輿隸趣某還京雖邂逅造次儼然長者之度藹然家
人之好旣公入爲京兆佐司寇其意愛復如是而是時
公姻家方秉國政里黨故舊怙寵勢甚張公自守泊如
執政罷而公賢益著然公不欲獨爲君子遂拂衣去日
討養生家言某尋出爲邊吏聞之以藥物餉公公書報
謝其辭甚美嗣後向人聞公體力殊勝恨不從之遊蓋
二十年復遊梁則公先一年逝矣某所居實先大夫故
署思其志意笑語所爲與公往還之踪若在目前而款
款於下泉不復可作矣豈勝悲哉禮曰父母之所愛敬
則愛敬之終其身不衰先大夫遊梁所愛敬無逾公公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二五

先

雖沒而諸子馴謹無貴介綺紈之習不忝公家法家聲
如某不肖先大夫萬一足愧死耳今奉
天子命臨祭公以表章耆碩風厲士林庶幾藉是少伸
通家後進之意而念先大人德足配公乃其爵位年筭
生沒所蒙國典視公縣殊不禁涕之浪浪下也公篤僚
友之誼且以某執事公几筵分杯羹卮酒而貽先大夫
曰茲而子所將也先大夫實靈承之

祭董督府

嗚乎投艱遺大治劇理繁若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刃猶
新者公之才耶見義必爲奇矯無前若行者赴家射者

中的而期於必至公之志耶橫厲八極睥睨千古若洛陽博徒家財儋石而一擲百萬公之氣耶無爲呶訾慄斯無爲突梯滑稽非義相干勢不可詘若蒼松翠栢百尺無枝亭亭獨上者公之節耶豎義未終更端忽起雅俚并陳今昔總至而座客莫能贊隻詞若小巫見大巫神色索然俱盡者公之論辯耶其振人之急也若忘其家其推轂所善也若忘其身嗚乎若公者可以壽百年位三公多賢子孫之樂矣而如斯已耶少司馬非卑踰五十非天顧獨使伯道無兒中郎有女人情天命無乃不相直耶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死懍懍恒有生氣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二十六

先

假令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恐爲獯貉噉盡然則公之所以不朽而可傳者必多壽多男子耶某等受公國士之知由前言之爲公悲由後言之爲公慰公且歸葬於鄉酌酒涇渭之上踞而陳詞公其翩然被髮而臨之耶抑將憑虛御風逍遙乎人間世之外耶卽余等異日以國士報公亦不在此卮酒也

祭鄭督府

吾榜四百人而位公卿者至七十餘人德行功業表著相望明興以來諸科未有也迺余所心推讓以爲可當社稷臣者無如公公長余財一歲翼翼然言有區蓋行

有準繩日與同志講學而以寡欲養心以倫物實踐不爲口耳空談不索諸無何有之鄉所歷司寇宗伯冢宰三省法比練審請讞精明自郊廟宮闈藩封勳戚學校屬國政無不飭自八座九列臺省藩臬諸曹郡郡邑長吏考課黜陟人無不當出而仕閩粵河洛齊魯秦晉揆文奮武安內攘外職無不稱所謂以聖賢學問爲豪傑事功無論吾榜中不多得余目睹記當世之聞人公其選矣公再爲中丞填撫榆中余起家上郡見公所以將將禦夷規模宏遠機略深沉視諸號爲邊才者率膚立冠玉耳旣擢宣大督府時虜王垂死五路狂逞西北將

吏動色相戒竊計非公不能辦此戰守相資款市不貲貽國家數十年之安迺視事甫一日公遂病矣公頽而秀清而健或端坐或雄談鎮日不欠伸是於耄耄無難在榆命將討虜中率過當又三歲大閱名實冠于諸邊應有封爵之賞卒不及待也方今上下不交陰陽失序天變人妖物怪所在而有可以備緩急寄安危士林首爲公僕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余心悼慟公匪直以同第之好知己之私也公誠達於死生聞余斯言無亦爲國有遺憾耶四千里外涕隨言落嗚呼哀哉

公與先大夫同登進士第是歲榜中多文士如七子三甫之屬居其大半此外復十許人公所論著實相甲乙然不標聲迹至晚始傳新安名公卿相望而壽大耋者殊鮮獨公卿貳近百歲豈惟一郡固無匹合于天下郡比屋富人易爲驕奢靡濫振蕩雖賢者不能無波公節儉正直自弱年至篤老執極不變後進跡弛之士衣履詭越若諸戲劇見公却避不敢前而里俗亦漸還朴茂屬者華亭石埭海豐蒲圻三四元老相繼殂謝厯公在耳故公之身其于鄉國若橋直指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其于朝堂若周九鼎不爨而奉爲寶物固有以不用

爲用者公善治生五藏無蔚氣百節莫苑飲醲談論壯夫不如廼復不爲人間世稍旦夕留耶公與先方伯同庚先方伯稍長而背養已三十餘年小子不奉公杖履亦且三十年頃以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冀小挺緩當往供父執之役如事先方伯而忽以公訃至矣公得位得壽得祿得名視先方伯遠甚又多賢子孫亦何所憾惟小子兄弟不肖致降割先方伯不及公萬一因公思先方伯不禁涕泗之橫集也公雅善先方伯施及小子嘗貽詩及書載諸集中附青雲之士聲施後世曾未陳錄兩之報今已矣觴酒豆肉使一介薦公几筵公與先

方伯相遭於九京也幸招而共之且爲道小子幸不見棄於公以慰先方伯心

祭楊廷尉

嗟乎先生勳名顯於朝孝友式於鄉此天下之所具瞻不獨吾楚人得襲其芳先生之後先蒞吾楚也政行教飭德溥化光固楚人之所共戴亦何待於余二人者之游揚第念昔者以垂髫弱齡篋膠庠先生剪拂顧盼因是以脫穎入彀獲比跡於巖廊則其受先生之賜爲尤深而其知先生也爲宜詳蓋先生有探賾索隱之學而守之以約有風生霆擊之材而用之以剛有敷瓊炳大泓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五

先

繡之文而藏之以默有兼容并包之度而蒞之以莊睹其容者如岱宗華嶽奇峰絕壁蔽日月而摩穹蒼聽其言者如河伯之逢海若心搖神悸發浩嘆於汪洋是以畫熊幡而問俗則閭閻安堵坐臯比而講藝則士類知方嗟乎使先生得久任於吾楚可以興禮樂於衡湘使先生得執政於樞要可以挽澆漓而爲敦龐詎意龍蛇入夢鵬鳥爲殃旣厄其算復斬其嗣士民之所尸祝而俎豆者獨缺然於孝子之蒸嘗此海內縉紳韋布之倫無論識與不識皆爲隕涕而悲傷也嗟乎顏夭而貧跖壽而昌鬼絕饗於若敖女傳業於中郎此運命不齊李

蕭遠所爲著論而屈子問天曾不思彼蒼者之茫茫以
先生達觀遠識超然物外復何計乎後之有無與年之
短長某等死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視其藏國士之報較
古昔以懷慙成我之恩矢肌骨以靡忘自今以往惟砥
礪名節奉揚雅訓庶幾錫先生知己之光南望雲間設
位而奠先生之魂氣無不之也尚右享於斯觴

祭陳大理

公弱冠以詞賦名家未三十而成進士非夫金馬承明
著作之庭莫可居公者而當路阻公不得入試制科就
常調爲廷中平久之出守及藩臬京兆廷尉司刑名錢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十一

先

穀終其身僅爲蜀督學使稍稱清貴而已爲廷尉時駸
駸八座而蜚語橫及不得安其位以歸歸三年方有脩
國史議中外僂指公待徵而公以今歲稱耆遂病無何
沒矣自先大夫同公之尊人觀察公成進士稱兄弟講
世好而余與公同朝倡和往還意愛甚密公寬然長者
使之羽儀聖代冠冕人倫固當而中道見奪扼擊於公
之去位流涕於公之不祿自其情也然前公而有長沙
其於古文辭若陳涉爲秦湯武今血食斬焉孰如公子
孫象賢稍前公而中原七子有興國官不過外僚中大
夫孰如公位九列身後禮官且奉令甲致祭矣二酉之

緝倍於懷麓齋後世知有公豈以廷尉爲重豈以六十年爲限耶卽無論其遠者汚卑濕士大夫鮮上壽惟公家觀察踰七十王姑之子傳司徒踰六十差勝公而觀察位遜公司徒遺文遜公多矣卽無論其死者昔與公同朝方子及李元甫及余四人皆年家兄弟子及三十年一銀艾不離身播遷數四余叅政十六年不得調人椰榆爲千斤符鎮厭不可動惟元甫官宗伯而有敬通瘳田園丘壑之饒姬侍緝御之奉不逮公遠甚消長乘除大都類此余奚必爲公抱憾公亦足自慰矣

祭吳中丞代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五

祭文

三十一

先

先生之筮仕毘陵也以一旅之衆而抗沙賊數萬之勢於方張其人爲比部也自郎官之後上書闕下而欲脫大司馬於劍鏃其視學齊魯也手孔孟之道以教其鄉之後人而不規規於文品之低昂其開府貴竹也運籌決勝使百年負固之寇一旦款塞而來王此則駁歷中外三十餘年之功至今縉紳之士類能言之而亦何待於余二人者之游揚惟夫清白自持初終若一不骯髒以眩竒恥就圓而違方故以御史之權能可否人而不能屈先生之車於登岱以宰相之重能進退人而不能來先生之刺於門牆銓曹以不義而得則貴不欲加諸

身未衣以非道而饋則斂不與之同其藏慎慮而言言
可爲式擇地而動動罔不臧此在先生可以自信而未
嘗求知於人在人或僅得先生之槩而惟余及門之士
爲知其詳也嗟乎蹇帷秉鉞文武惟其所用先生之位
良顯矣而未究其施思風發智臆言泉流唇齒先生之
文不朽矣而未盡其長向使天假之年以身處樞機之
地而際日月之光則上之可以維持國是贊帝業於巖
廊下之可以領袖人倫疇若淑而不昌胡爲萋菲成錦
旣投車漣漪之津龍蛇入夢復游神泱泱之鄉也耶海
內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舉戚戚然痛善人之淪喪而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三

先

余等荷知己之恩有不泫然流涕盡然悲傷者哉雖然
生無擇行沒有榮名彼與草木同腐者固已瞠乎其不
可望而達人大觀又以爲莫夭於彭祖而莫壽於三殤
倚與先生豈與世爲存亡某等陳詞漬酒聊以告哀而
已自今以往服膺大訓砥礪官常求無負先生國士之
遇者蓋儼然常若陟降先生之傍也

祭王太僕

士大夫有文學者不必有操行有操行者不必有政蹟
而公具美矣有名位者不必有壽考有壽考者不必有
賢子孫而公備福矣生稱國老沒祀警宗望廬者式過

墓者下其文辭後學誦之其事實婦孺談說之遺墨寶
于鼎呂名氏垂諸金石自有邑來公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矣昔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老龍死神
農曝然放杖而笑鄉以爲虛語耳小子游方之內於公
卽不敢爲歌爲笑而無所造哀端徐而思之妣夫人爲
公之女弟也而死嬪孺人爲公之從女孫也而死先王
父先大夫爲公之密戚稔交也而死其死先公者或五
十餘年其壽不逮公者或七十年至于女弟諸弟之女
字公之子若孫者或不離襁褓以天而公今日始歸于
土以此興哀哀誠有之嗟乎以公百年而終不免今日
則又誰可免者雖哀奚益公達人也其鬼不祟其魂不
疲有南面王之樂有偃然寢巨室之安必將嗤小子之
不能爲歌且笑而顧以哀怛化也

又代

公文章之美行誼之醇子孫之盛名壽之高非但冠絕
吾邑卽環視方內鮮有其偶小子雖欲希楚些而秦哀
涕固無從也念我先姑徼天之幸爲公伉儷先人蚤世
諸孤孱孱外侮內難之並集其不斬焉滅者則惟公以
先姑之愛實覆護之公多賢子其爲貳令者一人爲孝
廉者二人皆先姑出而諸子又推公與先姑之愛情好

倍敦貳令公疾革而屬諸子當與潘氏重親是以弱息
時有孫得約爲貳令公仲子太學公之館甥蓋自先姑
歸公于今八十餘年潘氏子孫游覺序高閑閱者方興
未艾而先姑沒五十餘年矣先姑所出三男子無一存
者矣公今又沒而與先姑踐同穴之信三子先耐焉思
三世之所以立也微先姑無以至今日微公無以庇妻
黨微先人之種德無以有公乘龍則不勝感而涕因之
公百年人也不免於窀穸何況先姑之三子何況先姑
之父母兄弟何況先姑兄弟之子孫先後遲速其安能
逃此則不勝悲而涕橫集矣率子若孫酌酒陳辭是觴
也公其與先姑若先姑諸子共舉之是言也公其與先
姑若先姑諸子同聽之

祭王敬美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十四

先

公長於余十二歲余弱冠登朝而公已負海內重名談
者目吳中二美如祥麟威鳳冀幸一見不可必得至隆
慶庚午始會公京師公尋以請急歸未遑深語也其後
公再官祠部貪與周旋日密余楚之鄙人也學鮮師承
公時引而教之大有開悟余所賦咏每就正於公公不
爲虛美而獨向人稱余不置已司寇先生入爲太僕進
余從遊因益得窺大方家藩籬未幾有所抵牾出爲邊

吏公甚憤爲古意二篇贈之至隱其名不欲令讒口知也居無何公亦被讒補外矣關中之役公實代余故事督學使至各有條章不相沿襲公一仍余之舊無所損益一時傳爲盛德事蓋公好成人之美而恥爲阿邑亟稱人之善而不自滿假卽其所以交余者可知也公與司寇爲先大夫銘表余服竟如吳謁謝時公已高卧久客余於澹圃弇園者浹旬公故姿容玉立酣歌申旦不寐無減長安時態也而又遇上真授以靈秘私計公卽厭世必當大耋尋再起視閩學召爲太常少卿司寇亦再起家公卽以病告余謂是鍾皓辭辟之意耳丁亥臘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五

先

仲弟自太倉歸稱公病力尚手書寄余疊疊數百言精神殊王余不以爲憂未及走訊明年秋遽承公訃矣世何限曹蜍李志輩鬼伯曾不相催促乃令公死耶念生平知交如公有古人之誼者殊所罕遇每欲爲文祭公輒淒其不能下筆而公文章宗匠所謂死諸葛能走生仲達者司寇猥以序公集見屬縮朒不敢任公墓再宿草而後余草甫就聊以塞諾耳何益公毛髮事昔顧雍志感於元嘆伯牙輟響於鍾絃僕於公情實類之豈惟風流相悼而已且晚得謝當命駕展公墓脩薄祭以敦

舊好斯言其質也與

祭沈少司成

余同榜中及第與庶吉士之爲史官者十有八人自七
相外皆三品以上獨公與沈道立官不過爲郎道立蚤
世而公以壬戌舉進士壬戌三及第皆拜相一品則兩
榜中之拓落未有踰公者公上春宮以讜言爲袁文榮
所嗔六年而後奉廷對爲吉士踰年告歸三年乃除編
脩以實錄成升脩撰一分考會試一主南畿試擢南司
業尋以人言謫稍遷太僕丞遂不復出矣同榜十相當
朝姻家太宰秉銓公會不借資終老丘壑讀書談道以
通經博古爲學問以孝弟廉讓爲實踐儀刑後進表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十六

先

鄉閭垂三十年而歿不究其施於天下豈不惜哉余甲
申東遊會公於家己亥領越憲會公于武林公所教誨
余期望余者不小余頑冥無以仰副頃坐急難僑寓廣
陵金陵間手書還往以十數猶遲我作十日歡蹉跎未
果而倏以訃聞公寡慾養心又嗇取名位卽大耋期願
無以補所不足豈不哀哉夫踰七望八未爲不壽而其
所不朽可傳者卽十相無以遠過余第以恒人俗情惜
公哀公公達者也彭殤壽夭辨之已早又何憾焉四十
五年中舊遊蹤跡宛然在目恍然若夢生人世界大都
若此惟一抔土當同歸耳絮酒陳辭公其聽之

祭沈太史

嗚呼沈君遽止斯耶吾黨與君遊最久知君最深君論文喜司馬子長而所著作在宋南豐臨川與近代毘陵三公之間詩稱大曆以前而尤好陶彭澤王右丞孟襄陽韋蘇州柳柳州五君子者之撰君與人揖讓訕要偶旅若不勝衣而未嘗失節於顯者見顯者不樂言事卽言亦期期不能出口退而與所善者語則詼諧滑稽不可勝窮理不必天地有而事不必古今道者亦往往肆出而無諱蓋世有倣儻環瑋之士建功伐而流聲名者衆議不以屬君至夫一丘一壑杯酒咏歌以玩世而窮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七

先

年則君固自負以爲人莫已若也嗚呼吳人懷詐諉少情實而君無論識與不識輒握手出肝鬲相示久之如一曰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作爲文辭往往工色澤取觀美而君雅有醞藉誦之泠然若清籟之適於耳菰蘆中得士如君意其功用方興未艾不者亦得老死牖下而年不過四十秩財徵仕郎其死也又以悍卒之手詎不悲夫人或謂君貌寢不宜壽然君一舉而冠南畿再舉而魁南官晉而讀中秘書修國史稱文學侍從之臣數非不偶矣乃終不得其死豈昔人所謂相法當封侯而竟以餓死者乎亦異矣比年以來漕卒暴甚中流無與

方舟者一語不遜遂鼓譟圍奪有司莫敢誰何

天子以君故戮其鴟張者於市少戢矣豈天藉君以其諸悍卒之惡而明國家之法貽徐沛行旅之利耶豈句吳偃豬地力薄不能勝君之材耶何其不死吳而死徐也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君死誠輕顧昔之賢者死或以水火或以兵刃或以寇讎要視其所繇死何如耳君之死不猶愈於馮生作阮陷當世之文罔者哉追憶向者與君聯鑣接席上下其議論君日怡然謹笑無疾首感額之容謂君爲達者今死矣其將順而嬉耶抑將憤恨鬱紆而視不瞑耶君有一子諸孫能守其家脫有它故當爲君周旋之君遺文稍散佚當爲哀而傳之可無憾於九原矣雖然君不能保其身又何暇計乎身後之事耶吾黨三十三人獨君早死死且逾年始爲文以祭蓋傷君不幸其情有蘊結不忍言者耳東向再拜設位而哭君無它深交必垂聽於吾黨之言矣

祭張侍御

嗚乎資財如公事至則首尾衡決若峻阪走丸疾風卷籜而胡爲乎沉迷簿領沐不終湯寢不帖席卽洩溺無暇也公衣服飲食輿馬悉以裁制省嗇手執槩量籌算左右曾莫能私一錢而振人之急惟恐不贍四方賓客

造請贈遺靡財單幣遂爲無訾省也公操下急如東溼
遇所不直意盛氣孰何之皆溢而髮上指見者股弁脅
息至其酬酢揖讓宛委繁縟俛眉紆體應對唯唯若不
能措一辭也公以鷹擊毛摯爲治財勢絕路所躡尋并
兼之豪沓墨之吏榜掠不勝痛楚呼暴卽無事當窮竟
而民之疾苦若已貽之原輕繫度非及瞻傷察創又何
其曠盪周容也縣官方銳情理道綜覈名實微公等莫
稱意指寧獨陝以西賴之而詎謂其卒然不可諱耶死
生亦大矣病不飲藥訣不及私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嗚
乎中衢置尊酌者立盡七尺之軀精神幾何而煩碎米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三十九

先

鹽如黃霸罰斗粟必親如諸葛有不佞者鮮矣夫以死
勤事則祀之禮也知死者傷亦禮也某等與公共事於
秦知公之所以死能無傷乎公生不有其家死將安之
第聞公有老母陟屺倚閭以目爲歲今仲子輿觀而東
也魂兮歸來乎西方不可以久留矣

祭徐侍御

公舉於鄉二十年而後成進士筮仕爲令十年而後召
爲侍御史爲侍御史十年立朝僅三年餘耳其進取不
驟其受享宜久而何以遽沒也二十年爲孝廉足不涉
公府以文會友祁寒暑雨無小間爲令所至有聲去後

見思爲侍御史不追趨時好父子並立臺繡斧相望此
於國於家貴盛罕邁酌而不盈宜其注而不竭而何以
遽沒也公軀幹魁梧修眉闊頤而美髯音吐洪暢肩背
豐盈法應得上壽而何以遽沒也夫仕宦不論鉅細貴
無負官年算不論淹速貴無忝生公二十年稱孝廉十
年稱循良令十年稱名御史在國國重在鄉鄉重此足
不朽矣年逾六十烏得謂之短祚有子勳名軒傑他日
鐘鼎竹帛傳之無窮猶公身爲之耳亦何憾焉余幸識
公南宮晚而守大梁公之里實在部內歲凶民貧閭密
事叢士大夫未必人人有鄉曲之譽而羣小滌惡日亦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五

祭文

四

先

帶脇衣冠投鼠亡忌自余在事公無一言私請公家人
無一掛吏議余方藉公風示四境而九京不可作矣往
者哭公總帳卒卒不能撰一誄表公高誼比余督漕山
東還公已就窆素車白馬如期會葬我思古人實愧我
心使使酌酒公墓陳詞告哀公其聽之

無負祭李評事

備錄

祭文

四

先

公髫而爲諸生工舉子家言又嫻古文辭試輒冠其曹
耦顧二十餘年不得薦賢能書則人皆扼腕而嘆公之
訕年四十有四而舉楚第一人又六年而舉進士高第
司天下平則人皆盱衡而喜公之信夫其不早達也謂

天將老其才而其晚成也謂天將大其用乃筮仕甫二
載沒於客邸彼爲公扼腕盱衡者其悲悼可知矣亡論
公束脩至行內不媿室外不媿友卽公貌魁岸而美鬚
髯玉色山立其受享寧渠如此耶豈蒼蒼未定之天固
難問耶抑吾鄉澤國地力庫薄不能勝多賢耶嗚乎以
庸衆人之見論公則廷尉屬非卑五十非天身成名子
象賢沒無憾矣以士君子之見論公卽位台衡壽期頗
名垂彝鼎昨錫山河同歸於泯滅斯盡而已素車白馬
攀輻奉酌公故達者聞斯語也當嬉然九京遊矣

天將老其才而其晚成也謂天將大其用乃筮仕甫二
載沒於客邸彼爲公扼腕盱衡者其悲悼可知矣亡論
公束脩至行內不媿室外不媿友卽公貌魁岸而美鬚
髯玉色山立其受享寧渠如此耶豈蒼蒼未定之天固
難問耶抑吾鄉澤國地力庫薄不能勝多賢耶嗚乎以
庸衆人之見論公則廷尉屬非卑五十非天身成名子
象賢沒無憾矣以士君子之見論公卽位台衡壽期頗
名垂彝鼎昨錫山河同歸於泯滅斯盡而已素車白馬
攀輻奉酌公故達者聞斯語也當嬉然九京遊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吳方伯

當公居諫垣時楚人方執政炙手能熱公可以附離無外補而卒不得登九列既爲藩臬大夫長楚執政勢益張可附離無蕩搖而卒不免已楚事敗公之不附離者可自明而卒不謁選人推轂勸駕不復應二十八年以一壑終老奉太公若繼母生養死葬無憾子復有孫孫復有子田園之奉詩書之業庭闈之樂靡不備具昔之爲諫垣爲藩臬而附離楚人與以不附離楚人誦而信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六

祭文

七

者皆先公爲臬下人公不得於人而所得於天者多矣余髫年偕公偕計四十有三年後先謝病從公可二十年又以季子爲叔弟倩情好較深憶昔同偕計者謝比部不稱耆周藩伯不稱老公善服食導引宐可百年而復失之天之所賦有定數焉人安能爭勝取贏余年六十尚牽世網攝生不如公萬分一承公之計愴然悲且內省悚然懼也旦晚遂初將哭公宿草之墓先以此白

祭王叅知

自公之伯氏西華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講世好也而不佞隆慶初亦忝以進士觀政司馬署中公時方爲郎

又居比隣以通家子見公結忘年之契甚驩無何公出守魏不相聞問者垂二十年而會公修永嘉學諸生以記介友人朱光祿爲請不佞臥山中無以應比官大梁再得書皆自公先施之而最後門人郝給事爲永嘉令延公姊之外孫方生爲塾師則歲與公書疏往返勤矣舊年冬承乏領越之役亟馳使問公啟居與少年鬪健其治家類黃潁川米鹽煩碎而時作手字及因方生示我矯矯神王前月公書來言偶病浹辰遂勿藥而不佞不善攝生行年五十有四始爲瘧鬼所陵摩頂放踵無所不受害生死不卒者半月甫蘇怪公何渠能却病乃

爾頃之方生云公卒坐前病沒因不佞病諱以聞耳公春時欲入武林見訪不佞生平慕二鴈勝冀可假他事迂道從公杖屨快其宿願而託諸空言矣公一子二孫子爲大官丞以侍養不謁選人繼室陳夫人事公甚謹兩孫大者推擇就省試次補博士子弟員羔鴈充庭冠蓋咽間公布席行觴終日百拜不倦人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慶弔之相尋也公兩爲令吳一爲守魏後以觀察按吳四郡久在所尸祝之歸田時凡有大工作公身先爲倡而其鉅者築永嘉場堡貽千百年安自少迨老雖耳不廢絲竹而實不近內敢生菓餅餌不輟不爲患人

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感應之相謬也今天下士風薄惡
兒童項領成輒呂鉅而舞車上蠶食圍奪其同儔東甌
一郡賴公有所矜式向後當不能然橫政橫民上好下
甚島寇狼子野心殆不可測卽有事不敢望公爲馬伏
波趙營平就而問計無踰老臣今將安取衷哉不佞所
爲致慟於公匪直五十年休戚相關之私情也若夫功
在閭閻杓建畏壘生稱祭酒卒祀睿宗以三品之爵斂
五福之疇青箱烏衣世濟其美於公足矣復何悲焉

祭馮叅政

余與公同榜三十年而不得亟見得亟見無如游梁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

七

踰月而公調易州別時黯然恨未及與足下盡歡笑耳
然書疏往返歲可十計又二年余調虔州尋中白簡遂
以病謝而公復遷守河南未久亦予告長君宗伯扶持
行更一歲還朝心儀公有託而去豈謂未盡歡笑者乃
永訣語耶國家用人極重科目造物亦靳不予歷三四
世者鮮矣間有之或大小宗相錯而公家四世不旁出
年未四十見宗伯爲翰林已宗伯爲宮端學士而公方
叅知政事高明之家鬼誠宜闕其室顧公非酌而易盈
者也生百日失父宗伯甫成進士公以讒廢十年從謫
所起迴翔秦晉燕代間拮据兵事良苦曾不得一休息

輦下公不告勞而更以爲盛滿力求引退惟謙受益可
不謂謙乎公闊達大度而執義屹如賁育莫奪與人言
肝腸在舌諧謔萬變若不經思而知深勇沉卒然臨之
不知於色折衝厭難每從談笑得之方內多故令授公
節鉞專制一方何憂倭與虜哉用之不盡其材斂之不
盡其福即使公白首林泉若王文成楊文忠之父及子
拜相封侯著文武勳豈爲過泰而何奪公之遽也宗伯
聞公疾請歸省特賜金乘傳歸未滿考得請封公如其
官人歆艷以爲榮故事講幄大臣容有之所最難者

月不下而近萬壽期宗伯兩以父病請不爲嫌朝入夕
報五日而歸侍疾三日而沒此則遭逢之幸萬非諸大
臣所及公父子所以結主知者深矣少孤而能振其家
被謗而能全其名出不遺親而慈母之節滋彰退不忘
國而教子之忠滋勵身爲藩伯子爲帝師卿貳之命先
施以待暝祭葬之禮不以例爲限國有史家有乘里有
瞽宗部有尸祝雖年未及耆生順而沒寧矣天之福公
要未爲不厚也公里居十年有方外司馬江東步兵之
致再出而益練於物變鷗鳥朝賢蓬戶朱門寵辱得喪
不櫻其念疾革了無恐怖猶與友人諧謔非虛力神解

未易臻此余所爲哀公慰公者世情世法耳比於劍首
一映以博公之一粲公尚聽之

又代

青州東北據海而西南負岱宗靈秀委輸實多人傑先
生其卓然者也吾黨小子幸出吾師門下稔聞先生家
世詞人才子名溢縹囊列卿岳伯步接青雲所不具論
先生孝友大倫出處大節亦不具論其身繫世道隆汙
要有數端州縣職最親民吏便文自營而秦越視民肥
瘠先生以世家子爲令以觀察使謫守州孜孜佐百姓
之急所經畫務垂久遠其民謳吟至今不忘比來邊政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五

七

竊情不可收拾病在文臣掉三寸舌束濕諸將吏使不
得展布四體先生爲兵憲身以廉謹表帥將吏寬文法
而任之皆樂爲効死諸稱邊才者居常健談卒然有故
錯愕不知所出先生不動聲色誅脫巾譟呼之卒定訛
言驚走之民口不言功履加冠首倒授大阿上畏下驕
法紀陵夷非一日其弊則兵爲甚始以腹削府怨繼以
倉皇示怯故兵勇於犯上而弱於拒敵變者四起易生
民心先生在雲中隴右晉陽易水三軍帖然成指臂之
勢至今虜王驕子稽顙麾下如犬馬受羈勒功偉矣仕
宦墨黷成風垂橐入官梱載還鄉恬不知怪勢便於關

說而財饒於并兼小民困蹙職此其故先生累葉貴人
旁畝不拓甚爲鄉里所安非公事不溷有司請寄者關
其口嗟乎今先生秉國均宰天下何吏治之不修何邊
事之不飭何亂萌之不銷何紀綱之不肅何鄉士大夫
之不刑仁講讓先生所裨益于世宏矣雖不盡其用如
九鼎大呂不數試而人知其珍如景星慶雲不數見而
人知其瑞乃世棄先生先生亦棄世耶先生不爲世用
凡以吾師在耳宅揆迂衡古相臣之業豈必身親之今
斬然衰經中未卽登拜天下卜其期而悲其晚矣吾師
帝者師也先生衆父父也山頽梁壞有識所共悼慟吾
黨小子不得以其私悲先生生爲聞人沒爲明神其英
爽當與海岱之靈旁魄四塞擁佑吾師俾天下並受其
賜炙鷄絮酒千里爲奠以其內心也豈曰所操者約而
所求者奢乎

祭陳憲副

代

嗚呼廣穎豐頤闊膺高步軒然霞舉巋然山立者公之
貌耶運策沉沉深於九地事機猝至則炙輶無留游刃
有餘者公之才耶見義必爲深谿可赴百尺無枝亭亭
獨上耻與軟美纖嗇均茵席者公之槩耶飲人以和各
滿其量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以身振人之急惟恐不瞻

者公之情耶方其郎司馬備兵井陘之上國家蓋多故矣天將使公南臣尉陀北繫單于鐘鼎有考河山錫胙而公一蹶遽歛不試歸而堂成夏汭磯臨漢上二美四難之勝輻湊於杯酒八荒六合之外縱橫於寸管公誠自許以天際真人方外司馬選名山而藏墨搆不死以爲庭而天則斬公以大耄其所優爲者公闕而還諸造化其所欲爲者造化取而還諸太虛儻所謂天人交相勝者耶是奚足爲公悲也獨憶往者南宮同舉吾郡蓋有三人焉伯宗沒十有七年矣而余兩人無恙以公醞藉受享雖期願無難豈謂復厭人世耶三紀同袍之雅恍若蕉鹿之夢自非無情詎能釋然於懷向讀公手刺其亂數語筆勢變幻半不可識謂公若有神助無何訃來是其仙遊之兆永訣之語耶每舉篇見字蓋不勝人琴俱亡之痛矣嗚乎不朽者文善繼者後公之遺文當與江漢並流海內公之子孫視太丘省華可相伯仲誰謂公沒不復起耶酌酒總帷以茲慰公特庸衆人之情耳公有道士也其垂聽余言否耶

祭唐憲副

先帝初臨軒策士余忝附公榜末同榜凡四百人今三十年矣槐棘之位肩摩踵屬得人爲盛然或未受一命

而卒或一試輒蹶或浮沈下僚終身不能博一銀艾公
筮仕卽爲大夫牧雄州入爲郎出爲郡守遷觀察使分
部海南操文武權堂上絃誦堂下組練黎夷島寇稽顙
交戟之外何顯庸也釋菜之後近或踰旬遠或踰月有
溘先朝露者其年或不及壯或以凶終或不得飾中牖
下公春秋七十矣優游林壑又十餘年何壽考也四百
人者未必有子子未必有孫有子孫未必賢賢子孫未
必顯有賢子孫顯未必親見之公子五人諸孫十許人
登賢能書者相望而孫繼其王父成進士王父身親見
之獨公一人何愉快也四百人歷三十年物故十六七

其初稱兄弟講世好甚密而時移事變悠悠如路人甚
且爲怨府又安望其子孫敵惠公之孫以名進士爲吾
邑侯而緣公雅素以太父行禮余甚恭公時手書屬邑
侯存余余遭家不造脊令在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惟
公惻然心傷之邑侯錫類推恩得安其田里則豈直公
勲名福壽度越同榜兄弟卽余所遭邁於公何厚幸也
公魁岸而豐下豁然大度不爲齷齪小禮饒酒德與漢
于廷尉等而所居官用仁厚著聲其享有勲名福壽度
越人固當公初度在孟冬邑父老子弟無萬數戴邑侯
之賜思公貽謀之美方欲爲公稱千金壽而遂以訃聞

矣公純嘏考終返於真宅夫復何憾邑侯重念其王父
必不薄視其王父之友余可恃無恐然以三十年之久
四百年之衆僅得受廬公之孫爲子民不一歲而公遽
捐其孫之養死生慶吊倚伏無常三十年若旦莫四百
人若晨星而余業踰艾來日無多薄德寡祚不逮公萬
一徼福假靈于公邑侯惠顧前好以苟餘生而已遇於
一哀而哭涕豈無從公靈爽無不之也當自蜀而楚顧
其孫之將乎亦庶幾顧予之將矣

又代

玉種方流珠胎圓折維蜀地靈維翁人傑天球粹温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九

七

壺朗徹卿雲等爛淵平緝烈蚤擢上第遂牧名州英猷
窺遠雅量鎮浮市絕飲羊野無佩牛公車薦達行道歌
謳簡陟詞曹在彼舊京握蘭儷德起草馳聲麟符熊軾
瓊管專城召公是似南海經營龍戶趨衙馬人受約虞
舞軒鴻韓徒溪鱷兩岐春繁五袴宵作芟棠蔽芾騎竹
踊躍合浦載還天池獨運豸冠莪莪以臨故郡民安士
附文揆武奮京觀鯨封越裳雉馴道大莫容功高媒毀
采藥峩眉浣花錦水桔槔機忘蠻觸爭弛旣澆磊塊亦
行蓬累霄霓之野廣莫之鄉三靈吐欲六氣翱翔西河
千木太原彥方入閭必式問歲屢獲鳳皇丹穴圭璧藍

田振振子姓濟美象賢箕裘鱗次紳組蟬連太丘萬石
黃髮晏然肇啟聞孫臨我下土煌煌福曜祁祁甘雨陟
降于庭念茲文祖夙云爲歸諸繩武吾儕小人陰受
其賜蔗境彌佳蒲輪具備所祈難老永言錫類曾幾何
時凶問猝至楊冢藏玄子鶴啼蜀令公哀慕徹懸持服
城墟市罷耄倪巷哭九原誰起百身莫贖嗚呼位登秉
憲齒及杖朝視履考終德音孔昭社而稷之爲衆魁杓
家聲奕奕慶胄遙遙三祝致華五福斂箕言存竹素行
在鐘彝生而壽豈沒必冥嬉朋尊楚瀝二簞江蘿巫招
流俗些奏遺響介紹令公以歆靈爽在帝左右吉祥盼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

七

嚮駿惠孝孫施及吾黨

又代

蓋聞古之言禮者雲雨則有開先河海則有原委所以
重本反始也下邑褊小逢時不淑菑害並至天授令公
作我父母雲雨之澤河海之潤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本
所自出實維太公太公敷歷中外蜚英聲而騰茂實功
德不可勝舉其筮仕守六安六安畿輔股肱地也下邑
辱在湯沐恩數有加令公以六安之治治下邑故邑治
其後守瓊州在海南詩言召公經營疆理自江漢而至
于南海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下邑介江

漢間令公以瓊州之治治下邑故邑治太公功德及吾
邑者宏遠矣若海之有河若雲雨之有山川本可忘乎
無祿太公卽世令公哀而哭於位邑人無貴賤長少縞
素而哭於其所本始之思情禮固然况某等辱在通家
曲被恩眷者哉玄酒太羹因令公薦之太公示不忘本
且以昭德禮也太公其幸鑒之

又代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率祖率親以三爲五民生有欲亂
於無主侯王君公代天御撫生三事一道通今古爲民
父母爲衆父父非甚盛德其孰能與蓂爾者邑僻在荆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一

七

楚天降鞠凶封豕竄窳維公聞孫我恃我怙哀此悍獨
疾痛噢咻不害三時用修九扈鴻有中澤搗無集栩乃
東多士羣聚教語叩之則鳴來者不拒齒牙餘論九鼎
大呂仁風駘蕩恩波澹泞深山窮谷田庚紅女含醇詠
德式歌且舞凡茲惠政悉繩祖武述公懿美指不勝僂
爲州大夫在帝畿輔爲二千石海南島嶼循良卓異龔
黃召杜如春登臺開秋憲府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士旣
譽髦黎夷卽叙人所謳吟受天之祐振振麟趾詵詵螽
羽堂構菑畲傳圭襲組康成名同升卿字詡纘戎祖考
準繩規矩九萬里程發軔下土譬諸山川出雲而雨有

開必先德施斯溥微公貽謀斯將焉取公陰騰民昭茲
來許召伯甘棠江漢之游其孫似之曰穆公虎作考揚
休昭明令緒播在聲詩輝煌祐宝邑人戴公若爲報補
顓天而祝多歷年所天胡不弔厄公二豎邑侯奉諱如
稚奪乳食減蔬糲庭徹筍簾凡民有喪春不相杵矧我
所天含辛茹苦知死知生弔傷並舉設位遙奠蘭蒸桂
醑血碧長弘魂啼杜宇公靈則然庶幾無吐

又代

自吾師之蒞下邑也而士知有先生先生嘗守六安瓊

海又奉璽書督學政凡吾師所以訓誨諸生皆先生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二

七

以訓誨其子孫而達於六安瓊海者也自先生之訃至
下邑也而通國之士白衣冠而哭於庭下瞿瞿如有求
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若吾師所以哀其祖也此
豈可以聲音顏貌相感動發徵期會相迫哉昔者孔子
與子夏論三無五起其言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施及四
國以畜萬邦純德孔明施于孫子下邑士鮮師承吾師
以薰然慈仁之心載色笑而教之如馬反駕而蛾時術
士相悅以解敬業樂羣庶幾斐然成章之盛可謂恕且
明矣先生身施以畜六安瓊海而藉手吾師以施下邑
備有五起諸生之於先生無服而喪固其所也諸生又

竊聞諸禮古之孝孫論謨其先祖之德善功烈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顯揚先祖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顯揚身比大孝大順是在吾師諸生惟承聽明示之教而已允若茲先生之靈雖沒猶存閱諸生無服之喪其必寵臨而陰牖之矣

又代

嘉隆之際先生名德無雙而惟吾師能爲之孫井絡之次吾師名流第一而惟先生能爲之祖兩生豎儒耳猥以管觚薄技受知吾師而又不鄙夷某謀諸太公使得授諸介弟經太公所爲庭訓則見而知之矣先生所爲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十三

七

庭訓則聞而知之矣恩莫親於父道莫尊於師兩生幸IV普世而事先生孫受塵爲子民執經問難爲門弟子有父之親有師之尊焉莊生之言曰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不可以爲衆父父又曰吾師乎吾師乎長於上古而不爲壽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等吾師而上之兩生之視先生其斯之謂矣居恒見太公父子日引領西望先生安則色喜聞有恙則色憂兩生憂喜同之今先生沒而太公父子哭之哀兩生哀可知也先生生平國有史家有乘部有尸祝鄉有警宗令聞長世沒而不朽兩生何所爲效維是太公蒙犯暑雨跣踊而歸吾師哀王父

而復不忍違其父子之間良難爲心先生在天之靈
貽其子安蜀而貽其孫安楚兩生庶幾徼餘惠焉

又代

古今學術莫如鄒魯而師弟子恩義亦莫如鄒魯孟子
未得爲孔子徒私淑其孫子思之門人而放淫辭息邪
說距詖行以開孔子之道至蒙世詬譏不少衰止雖未
列於就養無方服勤致死之儔而隆師固已至矣今下
邑宗鄉吾師若鄒魯大儒而某等無所比數得著錄弟
子籍考德問業虛往實歸歡然若醢雞之發覆爽然若
河伯之望海若自失也吾師居恒稱曰此王父之教則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四

七

然而後某等知家學淵源所由來遠矣語曰存則人亡
則書孟子去孔子百年不相及卽子思未親受業僅傳
餘緒於門人而不敢一日違孔氏家法太公貽厥孫謀
吾師繩其祖武章志貞教以造小子是小子之於太公
非直私淑也太公負劍辟珥而授之吾師吾師耳提面
命而授之小子卽謂太公及門之子弟可也而敢忘所
自乎孟子又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彼所謂澤者託於
餘言與其後裔而吾師之於弟子勤卹其隱而擁護其
家休戚相關非譽不搖此之爲澤又孟氏所不能得於
孔門者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小子之五服

得吾師而益親今吾師哭太公而小子不爲分勸者非夫也治任之役力不得從心喪之禮義可自盡昔楚有學孔子之道倍其師者孟氏比諸戎狄小子舉以相告戒尊所聞行所知用是以廣太公之教以無負吾師率祖之義而已太公有靈實鑒斯言

大賦又代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益河圖括地象志之舊矣太公起家進士歟歷州郡郎署治兵督學于南海之外勲績聲華冠冕人倫至其子孫蕃盛衣德言而襲圭組太公以傳政杖朝之年坐觀其成景福畢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五

七

集得全全昌汶山江水間間氣所歸倚歟盛哉下邑有天幸太公聞孫爲之父母發政施仁章志貞教率循太公貽謀士有經業民有寧宇以方太公猶之汶山江水興雲物蓄財用利益天下不可數計而周知也禹平成天地導山川自西北始而蜀居強半會昌建福信非虛語某最固陋邑侯采道路之言體貌有加兩兒弱稚受國士之遇更深此皆徼太公賜然不敢以私惠歸德何以故上德不德也聞太公雖稱老健逾壯夫一旦永謝人間邑侯不勝分甘之慕捧研之慟某則謂太公乘蜀山川靈奇翩然而來儵然而往其生不偶其死不泯且

與會昌建福者上下左右何云沒也在禮有之降於祝廟謂之仁義降於山川謂之典作太公明神在蜀山川昭回沛艾禔福衆生鬯遂百昌俾我邑侯應期贊世配業光國下邑首善舍仁履義長有今日於太公有厚望焉要非爲某一人之私也

祭歐陽憲副

蓋今之學者呻佔俾工括帖既博一第輒棄之如遺迹抑或工談說騁文辭質諸所行判若蒼素淄澠矣蓋今之仕者憑意氣獵聲華以爲尊顯之媒抑或追趨逐嗜實其橐中裝美田宅盛服食以驕妻妾貽子孫耳先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百十六

祭文

十六

七

之學以孝弟事父兄以仁愛睦姻戚以廉讓表鄉閭自六籍以造百氏之書靡不該覽自髫年以迄白首諷誦不懈尊所聞行所知非夫說鈴心口不相副陸沉知古不知今也先生之仕爲民父母則豈以強教弟以悅安爲侍從諫議則不曲學阿世又不以搏擊爲名高要歸於正直忠厚爲藩臬大僚斤斤奉三尺慎一介利不能誘威不能屈遭謗不怒錮之山林而不怨對席先人之故資無所加讀書談道貽子式穀晏然不知老之將至嗟乎求古人於今人如先生者真可謂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始終合表裏符俯仰無忤矣方今道術決裂士習

澆漓先生卽仕未竟業學未竟用而後進有所師承嚴
憚田野細民望廬而返宦其鄉者式閭致敬不敢播惡
于下猶有賴焉而柰何一丘一壑不令先生長有也先
生清心寡慾貌癯而神王余以爲不足於位者必有餘
於年七十有五距耄耄幾何而不令先生受也世喪道
道喪世天不憖遺一老將所謂世葉君平君平亦棄世
耶余附先生驥尾垂四十年于朝于野必以先生爲典
刑今將安仰安做哉酌酒陳詞流涕長太息豈直私昵
之好先生鑒之

祭胡憲副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十七

七

憶昔甲子公已借計吏講業城南余爲諸生不鄙棄而
納之社中方在髫年相期終始其秋余遂與公伯兄同
登賢書自是情好日敦乃先公叨一第又六年則公以
失太公急謁選人余百方留之不可至跪而涕泣然公
得奉母宦遊而卒所重在一日養不屑一第也向後十
餘年公爲郎歸里戚黨每有燕會無余不歡伯兄常嘲
余足下得阿仲不家食矣其綢繆若此又十餘年余起
家入蜀部川西公守川北代公攝督采木奉循要束幸
無失隊而蜀兩臺相左旁猜及公公是時方遭伯兄喪
悲不自勝圖歸持服而讒口中之若成公從兄之意者

公兄弟三人友愛無間爲吾邑盛德事與余周旋不殊
兄弟之好余入山不深別公未四年罷以急難留滯廣
陵金陵間余叔弟公猶子婿也爲公稱七十壽屬余致
祝余言邑不可無公所關士風友道甚重二三耆舊與
公結香山路下之社竊度公寡欲攝生神定氣完追隨
杖履之日未艾而何溘然長逝耶蓋一歲中公喪愛弟
與其女兄弟不任憂邑之故公家邑望族然惟公位最
顯功業最著年踰老傳雖舉子晚而已抱孫復何遺憾
獨惜邑人失孝弟廉讓之士爲後進師表四十年執友
良朋若爲痛楚緘詞哭公宵臆約結公其垂聽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十八

七

祭邢子愿

余以公登第之年知公以公叅藩之年交公益四十年
矣兩人不知其所由合而膠漆苧縞針芥金蘭可方古
人已酉秋余因急難解官問舟東下迂路而謁公里第
三日夜始別公餞之中道風霜襲袂村鷄啼曙依依不
忍去昔公少年姣好至是肌革豐盈鬚髯尺許如拂馬
肝君齋嘆余已龍鍾謂當先作泉臺主人旣羈旅白門
書疏往返以十數舊年公喪伯子覺不勝哀今年公書
來謂某公品題詞塲以邢生與李君並煩足下墓志中
入此論死有餘榮私怪言何不祥而詎意其爲永訣語

耶公詞翰雙美鷹揚虎視於江河之北好客下士其門
如市天下人稔知之其居官獨持風裁吳兒善輻輳欺
人莫之熒惑吳俗紛華靡麗一無所染理鹽政河東捐
萬金不顧督漕於楚釐除苛政垂久遠利爲南宮令去
後見思天下不盡悉也太公家饒益而好施又聽公施
與諸子析箸家督居薄客以平昔意氣望公公無以望
客之腹衣冠滿座濁酒噉麵與之書一紙詩一章或小
畫一幀而已詩不恒作畫尤不易得惟八行書貴於南
金卽朝鮮諸國爭購之而公貧日益所構黎丘園顏垣
破椽鞠爲茂草子女婚嫁事繁取給麥與木綿往往聽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十九

七

命于歲不足用流移見公出擁輿而啼極知公亡何有
然舍公將安仗蹙然沉吟爲貸質以資之天下不盡悉
也于相國可遠檢鏡所歸往余過東阿相國正病坐余
床頭慷慨言世有兩賢負俗之議每用扼擊君與子愿
是也君肝腸在舌口不擇言雜以謔浪人短君浮薄倨
傲無妨大致若子愿乃誣其失節寃甚矣子愿自以治
行高第拜御史于王夷陵何與夷陵慕子愿才名以其
子舉業丐之延譽且不直夷陵子也所請不直子愿也
與子愿同臺爲夷陵奔走交者自有人柰何以子愿同
類並觀乎陳大丘弔張讓狄梁公與武氏決賭程明道

爲條例不損賢聲子愿竟廢夫子愿孝弟廉讓君子也
吾不阿私所好公之心行晚年少白于賢士大夫諸談
鄒魯人才者率推轂之天忽降割抑何故哉公病四十
日恃其壯庸醫以利下藥治遂革大呼海內知已惟李
本寧一人嗟乎知則知矣何補公生前何益公身後悲
憤之極爲文祭公涕泗哽噎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民今
方殆視天夢夢爲此詩者先得我心公事可遠有服勤
至死之義地下周旋定不苦寂寂耳

祭傅參議

公家世素封又王國外生也能不溺綺紈狗馬之好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二十

七

富貴容而工儒術與其兩弟相切劘後先起家通金閨
之籍于時宗正條引嫌如故坐不得京朝官而所領三
州爲壽爲華爲平度其陳臬叅藩爲梁爲郢爲遼海又
皆要害繁劇中才所縮朒不敢任公治之裕如也于時
宗正條已更九列八座以次升而公遽遭讒罷矣叔氏
爲侍御方予告至上書闕下爲公訟寃且坐謫廟議不
敢信公以開私昵之端而嘉叔氏之爲兄與公所以得
此于弟詩人急難之義夫何加焉不佞鄙人稱公部民
而宦游梁陳壽春二華間悉公治行恒心識之又與叔
氏共事秦相善且先大夫善公今幸繼先大夫後行役

晉陽將就公問政公已捐館舍相距財半歲耳悲哉公
里屠施德于鄉鄉曲之譽藉甚功最鉅者爲永祚寺浮
圖贊地靈開文運不佞謬欲竟前緒而恨無從起公九
原奉籌畫也公式靈之陰相爲助手讀公遺集矯矯西
京之氣三子羣從紹雕龍之慶者如林屬不佞序其文
傳其行實每以見大巫漸沮靈輻載駕酌酒陳辭寂寥
數語意滿口重

祭陳僉憲

東南之美會稽竹箭美鍾于人厥爲邦彥公起明經專
門業擅蘭芬玉立雲蒸藻絢筮仕得州于彼海甸民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百十六

祭文

三

七

宛財家有與援當其任者衆皆相唁公曰利器盤錯斯
見叱馭長驅戴星征繕事假便宜毋以拘孿治用重典
毋以寬禪諸豪帖伏兩臺尉薦稍遷佐臬而公遊倦返
其初服浮雲簪弁執素守玄黜聰去羨有子似穀蔚然
豹變夢刀何所公位是踐註誤儻來臨我鄉縣吏事所
長儒術以緣咻噢夷傷束濕曹掾初政一新久迺彌善
驟承公諱士民驚駭若失所天家哀人戀孤於今子叨
私顧眷因子識父如覲公面弔生傷死絮酒遙奠公其
鑒歆無却疵賤

祭朱懷慶

萬曆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一日故懷慶守朱君子得
卒越二十有五日友人李某聞訃爲位而哭病不克往
臨乃遣奴致魚菽之祭而爲文告之曰吁嗟子得不聞
子病忽聞子故謂爲信耶子亾何遽謂爲非耶胡有此
訃訃自尊公如泣如訴秋時驛使以子書來誇余江湖
亦何快哉憑虛御風西塞欲摧江波鼎沸若酒一杯下
雉主人與子徘徊讀子新詩加于往昔江山之勝師友
之益期且過余左挹右拍揚挖千古疇爲雄伯子書未
至余亦念子子免母喪琴成聲矣何日赴闕遣奴往視
奴以他務滯留江汜旣抵子廬總惟已設豈虞前言遂

成永訣余時病困驚悼欲絕同心幾何堪此長別憶余
垂髫子甫勝冠偶附賢書遂若舊歡余歌子舞子戚余
嘆所欣獨契寧顧衆譴子之筮仕天方授楚炙手可熱
覆手爲雨子行踽涼無書政府卒就常調除郎民部余
亦遭讒出藩西陲干戈版築番虜交馳子恒勗余無較
崇卑自靖自獻何地不宜子司錢穀而勵好修清源典
權水蘖與伴舍香入奏分念分猷一麾出守乃得懷州
冠蓋絡繹疲于奔命謂子鞅掌其衷自定體崇惇大政
尚清淨自公退食委蛇吟詠亦有名山太行王屋亦有
巨川黃河濟瀆詞源並寫詞鋒競蠹經術綠吏儒雅化

俗輿誦遞興薦剡交飛榮問休暢吾黨有輝文人寡用
雪此非譏喪厥聖善匍匐以歸旣哀慈母亦戀嚴君栖
遲子舍讀禮修文黃人之口蝸螻紛紛誦子高誼千里
相聞子故善病矧當大事雞骨支床殷憂盡悴子於世
情悉無係累每向余言詩魔爲祟終夜不寢日昃忘食
勤思九玄馳騫八極奔走萬靈抉精奪色鉤爪鴻濛無
使閔匿真宰讐子人何尤焉旣匱其嗣復厄其年老父
淚雨少婦隕天神理茶酷聞者慘然子有介弟蔚然才
藻褒子著述傳諸同好竹素流光琬琰非寶江淹采筆
揚雲玄草文卽子後名卽子身下爲河嶽上爲星辰英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二十三

七

靈不沒景曜常新子方寢室而余沾巾知我生我所重
惟一牙慟儀亡管分鮑疾國傷罕逝莊暝惠卒吾汝之
交古人可匹絮酒哭黃白粥薦呂屬病未能自貽伊阻
傲子之靈霍然病去素車會葬寧忘心許

祭柴職方

自余爲童子而公已著聲潛沱間爲士林所宗乃垂四
十而後偕計又十年而後登進士謂天將降大任於公
老其才故不速共成耳已令錫山江南所最稱繁劇邑
拮据盡瘁薦章交滿公車宜徵拜臺省而第擢爲郎曾
幾何時坐其長株累謫至亡辜矣中外惋惜推轂者彌

衆旦晚賜環公卿可立致卽不然者林泉之樂取無禁
用不竭而公何復捐館舍棄賓客而卽世耶天道積厚
者張必大發舒者流必長獨於公不驗抑何故哉人或
言自頃橫政日出薦紳大夫或三木囊頭荷戈萬里而
臺省爲甚假令公在臺省宜不免海內囂然不樂生亂
萌麻沸四起假令公在職方且寄命于鋒鏑莫知所稅
駕而安能晏然正襟牖下若是是則然矣然豈天所以
生才之意乎公之舉於鄉也仲弟實託後塵而豚犬子
於公爲姨子壻有通家世講之好知公爲深深怪夫天
道之無知也酌酒告哀公其聞否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三四

七

祭王左史

東甌爲越名郡而王爲郡名族如西華先生之清貞端
亮暘谷先生之膚敏慈惠伯仲年德俱邵生而爲鄉祭
酒沒而俎豆於馨宗蓋繼盛難乎其繼矣公爲西華先
生家督貴介公子甫弱冠登賢能書然而容貌若愚言若
不出口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上交上交銀手如斷廩廩
然有德讓君子之風其出而仕也寧都邑俗惡訟者株
連數十百人累年不解公中心惻怛不以文法從事而
勤訓誨之悉蠲束金鈞矢之罰民不忍欺有積逋三千
餘金取諸橐代償余嘗部嶺北習知其邑令以善終殊

鮮惟公用治行高等薦於朝擢佐寧國郡郡佐事故簡
其地達官長者輩出公忠信之美優游之法祖洽士大
夫庶人之心余過寧國始晤公徵公治狀輿誦盈耳公
偕計四十年手未嘗一日廢書卒以乙科就常調除巖
邑令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此不當徵拜臺省耶而僅貳
守郡庶幾秩滿爲真守不者亦入爲曹郎而復左官曳
裾王門令學者仕者解體矣公謝歸再晤余武林無幾
徵見顏面歸不數日而侍母夫人舍殮人曰孝感公年
六十七而神王於禮大夫爲父師上老坐于右塾是亦
爲政奄捐館舍通國悲之竊聞公有愛弟橫遭冤誣驟
得耗傷心短氣病不踰日逝矣春鶻在原兄弟急難古
人死忠死孝而公死弟琳之先季徽之之請代徵之書
靈而卒王氏于公四見矣夫文行不愧其先爵祿無負
其官仁讓化於家信義孚于鄉宦游所至萬戶尸祝三
子孝友今日如公兄弟諸孫繩武異日如公父子天之
報善豈真難諶公靈在天其垂裕後昆無斃哉

祭鞠郡丞

金馬騁光碧鷄耀儀寔生詰人策名清時初官司理帝
丘名郡繡衣持斧屬之視聽退然自下飲人以和淵魚
不察善無求多除苛解繞與民更始卽所不原時從生

比桁楊委地門可羅雀齋厨索然嘯歌盤礴旣陟郡丞
大江之西贊二千石覆露黔黎臺使尉薦章滿公車朱
綬方來而尋遂初不盡有餘以遺其子子之能述功不
必已矯矯長公箕裘似穀再命于廷存我湯沐民戴其
德吏懾其威譬之嚴君衆所瞻依長公行役陟岵而思
白雲親舍遠莫從之謂翁健噉期頤未艾胡不遑將而
倏見背長公失怙即失長公茹哀銜恤兩情則同生死
晝夜其誰能久後昆濟美斯曰不朽薦翁繫藻是出漢
濱翁毋爲訝令子之民

祭陶郡丞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六

七

夫少孤而家漸落可以自振者亦多術矣公獨厲精于
學不少衰止遂以成名蓋欲究父未竟之蘊成母立孤
之節也舉于鄉數不利於春官可以仕矣而偃蹇二十
年始謁選人蓋不欲以其身之貴易母一日之養也爲
今六年部使者屢舉治行高等于時鄉里衣冠炙手可
熱曾無一字相加遺卒就常調平進不得休足輦下蓋
知冰山之必潰而預遠之也明辟旣復舊染維新以九
年佐郡之勞旦晚且晉金緋而謝病去不少遲留蓋審
止足之分以所餘貽後人通死生之故無以鐘鳴漏盡
顛踏道路也養不必豐惟在適志仕不必達惟在宜民

隱不必果惟在全身子不必早惟在有繼春秋六十有八考終令命嗟乎爲公計無遺憾矣昔先大夫交公子布衣申之以婚姻所婚姻五六公者皆相次凋謝獨公巋然若魯殿靈光而今亦從九京遊也老成典刑不復可觀吾黨之士所共咨嗟而况諸孤以父執之哀哀公固宜涕之漣如耳諸孤不肖無足報先大夫於地下賴公往還慰藉而已至兩家子姓交誼嘗見勉師公與先大夫生存事公而有靈其鑒茲言

祭陳灤州

三代而後學問之士有三漢尚經術唐尚辭章宋尚理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二十七

七

學理學之名甚尊而可喜而厭薄一切見聞以爲糠粃瓦礫不足尚固陋者逃亡何有之鄉以自諱其短至于今則拾宋人糟粕岐性道名物而二之而博雅之儒不數邁矣先生目下十行宵羅萬卷津涉九流鈴鍵六藝所著書數十種擷菁采華漱芳挹潤探賸索隱徵奇搜怪考誤釋疑析同合異譬之二酉之藏羣玉之府夏之鼎温之犀博望之槎使人耳目應接不暇驚心動魄隻字千金蓋弘覽博物君子也昔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謂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執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後

兩人徵事儉卒屈於澄先生踰弱冠舉進士仕爲州大夫不數年年甫踰壯而罷里居五十年年至八十餘而聰明不衰門庭著紙戶牖置筆廣抄異書舌耕掌錄未嘗一日忘研究是天假之年以縱先生學問也假令先生少年登進士優游而致卿相蟬蛸之羽日及之華耳安得著述斌斌可以傳遠令聞長世若此哉先生上資天授下極人力非偶然矣某於先生爲通家子三十年登仕籍而山林草土居半距先生百里而遠每欲觀杜預之武庫叩任昉之經笥泛何休之學海遭家不造多病沉綿而先生修文地下矣將安所就正哉敬吊先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八

七

以志愧恨至於挽歌誄章表玄冢而立思賢碑則先生之門人與四方賢豪有任其責者焉

祭初邠州

潛沱望國右姓爲初雕龍紹慶奕葉簪裾公年方壯登賢能書風華標令玉樹扶疎抵掌談諧河懸珠吐網羅百氏提衡千古豪吟縱揮烟雲風雨好鳥荅歌落花起舞設禮非我養生在肆寄愁上天埋憂下地放則竹林和則柳惠且以永日且以適意五十曰艾如此頭顱公車蹶躄將何爲乎一命郎官再命大夫于蜀于秦偃僂以趨萊蕪釜魚壽春圈犢蝗出其境鸞栖在木萬戶口

碑諸臺薦牘去而臥轍生而尸祝手撫五絃目送歸鴻
知足知止身退成功九折回馭無泣途窮百石自免無
問萬鍾范蠡蝦菜張翰鱸蓴籃筍青雀羽扇綸巾爲鄉
先達爲帝外臣徜徉物表領袖人倫醉白顏堂高陽名
里卽境華胥建杓畏壘藻麗蘭芬則有令子霧深豹變
風培鵬起不佞附驥辱焉垂髫歷四十年白髮蕭蕭隱
愧公野仕愧公朝音問頻數會晤迢遙余之兒婦爲公
姨女沐浴恩波綢繆情緒欲往從公瑩瑩塊處屈指來
春可檳杖履公年望七澤雉神王香山洛下祭酒無恙
俄以訃來我心悲悵老成不遺典刑胥喪同榜兄弟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二九

朝四紀董董曙星滔滔逝水公不長生誰能免死卮酒
告哀聊復爾爾

祭喬華州

公貴介冢適生長華腴不席寵借資能自致身青雲之
上其賢於人遠矣甫三十而登賢能書又數年而成進
士任州大夫頃者入官道晉覲尊人方伯公我輩以通
家通謁公修父執禮甚恭衣冠質素言若不出諸口貌
粥粥若無能其賢於人又遠矣方伯公多賢男子公復
多賢男子長者爲茂才席珍待聘且復抱孫天之福澤
聚於一門我輩不任企羨讚誦乃別僅數月而忽以公

計來始爲疑愕旣爲惋惜造物者之於公何全畀之而復靳久有之亟予之而旋收之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諸侯之孝所以長守富貴者何獨公爲不然豈夫將張故喻知雄守雌陰操造物之權而造物更深忌之耶情之所鍾正惟我輩辱在尊公伯仲壘麓無以分西河之戚惟公生爲聞人沒爲明神擁佑尊公以觀公子孫世濟其美之盛而已緘詞祖奠公推尊公之分其勿吐諸

祭夏徐州

余與公別於壽春十有二年而公以已酉夏謝病其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十

七

余亦謝病會仲弟急難爲之周旋留滯江淮間公數書招余歸余不能歸也謂仲弟事且竟旦暮可從公杖履而公忽棄我去矣病革猶以書爲訣且謂其子知已者莫如余宜以志屬之余不悉公官中事其髫髻相與垂五十年情狀復坐老憊善忘投淚而書無論文不足采且不得事萬分一甚負公生死之託念公與余兄弟相與第異一姓耳余闇弱無以爲諸弟矜式愧爲家督惟公好與人爲善匡余兄弟所不逮公之賢通國人雖婦孺莫不知在余尤不可一日無公公齒又少于余豈意余猶覩面目人間而公顧先余逝耶余妹夫魏穎超過

金陵稍談公居家及逢疾以來一切後事區畫詳盡公故不凡去來自非偶然穎超稱公知己不在余下余仗穎超不在公下幾何時而穎超客死濟上矣天其祝余乎非公之慟而誰爲慟顧慟有難以口舌見者爲文祭公說止此矣公其心知之矣公歐陽文忠公也

祭洪明府

余觀邑故志嘉靖中年以前邑令以遷行者十不得一而故老相傳市井細民單詞訟令于朝卒從吏訊民入粟賜爵一級與令講敵禮其亢如此自余有知令遷去者十七而邑薦紳差增於往民風囂頑詆誆滋甚宦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十一

七

地者率以爲薦紳罪薦紳旣負不避聲而令之憚餘益工且肆上官卽有所聞輒曰是薦紳護口耳余忝薦紳四十餘年見諸邑令可二十人其守之清白也其衷之坦夷也其政之慈祥也其貌與辭之溫文也孰如公者深爲邑幸有二天凡三月別去不二年公被刺以力不任劇當調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獨處邑二年家口甫至則已解職橐如洗不能歸邑薦紳與其細民臥轍者辦裝者各以班將事莫不寃公然薦紳私虞有開罪公所者而公顧曰京山薦紳易治也人言殊不足盡信嗟乎使公三年報政成入爲臺省曹郎向朝衆訟言庶足雪

薦紳耻而又奪公去公卽不爲薦紳罪自公外見原者
實鮮是使邑負不韙聲終無已時也豈非天哉公于例
不當爲博士而復乞博士乃得莒州令之謫爲博士者
不三年淹卽平進可復爲令而又不遷而客死妻子不
侍側視去余邑時其窘苦可哀憐倍之寧惟余邑人福
緣淺薄不得長稱公子民天之所以遇公亦大不仁矣
何有于余邑公子以墓志見屬屢投筆而嘆無能發舒
士民不平之感今爲文祭公稍索言之邑人業已尸祝
公世世勿替公其尚以邑爲桐鄉世世子惠之乎

祭董高淳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三十一

七

昔公弱冠袞然爲諸生首余方從竹馬鳩車之戲見公
來輒避匿公就而揖之語若以孺子爲可教者余垂髫
充諸生而公已久舉於鄉名聲藉甚城南之社諸君子
與公幸不棄余而內之則公益暱就余共席研書風雨
連床卽同生不殊也公形容甚癯而神鋒標映纖妍白
皙如瑤林玉樹朗然照人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
潛實物莫之窺爲人陰重不泄而掇皮皆真終身所往
還無厲言遽色相加遺而砥節履方不迫趨逐嗜余誠
無所似私心恒推讓公他日功名福澤雲蒸霧涌而詎
謂公卒不利於春官守博士七年就常調爲令令未二

年而先朝露耶當公失恃時余有先大夫喪公貌日瘠
宦情日減嘗語余除服後謁選人聊爲博士送窮便歸
作菟裘計明年余浪遊吳越公在高淳三使人招余於
虎林姑蘇驥渚之間除館共張甚設而余以興盡返公
意若望余者余迫念母度母氏無恙具鴟夷直造公未
幾母病余不能去子舍又未幾聞公病遂繼之以不諱
矣世路悠悠如公雅故幾何千里命駕良愧昔賢幽冥
之中公將無薄余耶公子余女娟秀可念婚姻之好期
諸百世不幸俱夭死尚有待也而公今已矣城南同社
八九人者不三十年彫謝若晨星又獨公在旅邸自非
無情其何堪此公有子紹雕龍之慶屬余銘公墓雖不
文頗似中郎之於林宗無愧詞公沒且不朽余之不敢
負公地下請以公子爲左驗丹旄載發醜酒別公公如
惠顧舊好其必無吐之矣

祭陳明府

古諺有之仕宦不止車則生耳公筮仕令在彼錦里有
逆於心拂衣而起盛年肥遁功名敝屣視邴曼容無六
百石視陶彭澤過八十日衣惟量形居僅容膝園葵旣
剪機緯何恤人言廉吏亦何可爲披褐負薪叔敖所貽
公有令子名重當時正笏垂紳青瑣彤墀白雲親舍常

在心目露章上請從公初服城東別業碩人邁軸聚順承歡惟日不足兄弟貴盛炳炳載籍家十朱輪門三列戟棠棣名碑梧桐表宅五福先壽彼蒼所惜並以壽聞其人罕有獨公兄弟台背黃耆言成悼史禮尊祭酒耄耄期頤鴈行先後箕疇華祝公斂其全山中相地上有仙乘彼白雲帝所翩翩薤露蒿里復何悲焉吾黨小子密邇師程九鼎古色八閩希聲天不慙遺喪此老成椒漿蘭藉敬弔先生

祭董太公

代

嘗觀漢史所傳循吏代不數人人不數事雖以吳公治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十四

七

行爲天下最而史至佚其名其徒賈生亦無所頌述則知古之所謂循吏者奉職循理平易近民不爲非常可喜以徼赫赫之譽於當時故民感其恩而莫能名後之人慕其賢而亦莫能詳其事也明興爲通渭令者若干人以名宦祠者僅某人而我曾祖與焉可謂難矣至所以治通渭之政其詳莫得聞也惟邑志與碑尚在而所書獨重在繕城一事而已豈其發政施仁事不可勝書後人欲書之而不可而聊志其大者以信今而傳後是古循吏之道也嗚乎我祖昔丞宜君凡某年而推擇爲令爲令九年竟不調謝事而歸遺功餘澤能使通渭士

民不忘於百年之後而不能使其身顯庸於百里之外
爲祖孫者能不逮先人之萬一而所受享倍徙過之蓋
通渭尸祝我祖欲報之德而及其子孫我祖有大造於
通渭身不食其報而留其有餘不盡者以貽我後人後
人其何能忘之夫先世有美而不稱能稱其美而不能
似之者皆不得爲孝乃今某所以稱我祖者止此矣某
又聞通渭自繕城後虜不敢窺而日夜思齟齬其縣令
祖嘗郊行猝遇虜伏叢薄中久之散去鬚眉一夜爲白
而百餘年來通渭城稍頽圯爲廓而新之其他塞垣亭
堠與內地郡縣之城隍以次綢繆三歲間無敢佚惰亦
髣髴我祖治通渭之意卒未能似其美也嗚乎通渭曾
孫所撫之屬邑也我祖在通渭視通渭如其家假令在
今日視陝以西亦當如通渭嗚乎我祖不忍使曾孫之
不穀隕其家聲則必默牖其衷助所不逮使無得罪於
羣僚百姓我祖不能忘情於通渭則神靈盼矚必爲和
風甘雨順成百穀以終惠此方之民將自陝以西實靈
承之寧獨通渭酌酒祠下陳茲悃憶怵惕悽愴良難爲
心惟我祖其鑒之

祭梁明府

吾邑故稱沃土自嘉靖之季隣郡曲防以邑爲壑無歲

不受水而民病矣景潞之封也割名田以爲私藏政煩賦重而民愈病矣其牧吾邑者橫政日出如水益深而爲王門虎翼垂五十年民蕩析窮苦上刻覈益甚則亦出其不肖之心以應之而吾邑乃遂爲任宦者所鄙夷幾無以自解徼天之幸公來爲政其持守甚廉廉者或峭厲不近人情而公禮賢下士救乏振滯宥小過收孤特中情見貌與人言娓娓不置其意念甚慈慈者或姑息惠姦而公鞠訊詳審持三尺堅如金石舞文武斷者戢不得肆強藩中涓怙勢浚削寧拂其意而征斂必不可使無度監司慘礪少恩寧犯其怒而無辜必不可使

故入漕輓之令迅如雷熾如火寧以逋稞受下考而鷄犬必不可使驚天吳爲虐湖堤且潰城中萬戶束手就斃公晝夜乘堤與飛濤撐距而隄卒無損民不葬魚腹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自余有知五十餘年所睹記爲民父母未有若公者也顛連無告稍有起色而詎意公棄之不御耶比者大陵積尸三星示殄死可澤量其子遺者方待公以生而公顧先往耶公之尊人春秋八十兩子稚從公宦邸未嘗有甘旨之奉綺紈之樂而公年不及強仕沒無以爲殮嶺海萬里游魂安之神理荼酷於斯極矣豈吾邑薄德寡祚將淪胥以敗而不

能長庇公德宇耶抑陽九百六叔季之厄運吾邑與公俱不免耶不佞兄弟僑處隣邑不以朝夕承顏接辭而沐浴德意殊深因是以安其田里自今以往事且不可知有愛而哭倍蓰儔衆然此一家之私言也言不盡意而第述吾邑輿情所爲愛戴悲悼公其大略如此吾邑誠不忍忘公公靈不泯亦不忍忘吾邑則有朱桐鄉故事在不佞與邑人共圖之

祭李進士

天畀君以才而奪其算使其才僅施於舉子業芻龍土狗罷則無所復用君以才登進士嫌其早成遵養時晦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七

七

意在惡盈而天亦不益其謙此理之不測者也士苦數奇若史所稱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者何限而君髫髻夙然出諸生上無何輒舉賢書升於天府探囊取物應手而至不捷於此矣五月披裘而負薪百歲帶索而拾穗彼其人勞筋骨餓體膚流離隳尾生死不卒以速盡爲快而不得而君少年滿志豈厭世之喧卑耶日方曾泉溘焉先朝露又何驟也此事之不齊者也嗟乎自古皆有死死等耳卽倍蓰君而壽且貴若胡廣更六帝周流四公三十餘年張萬福食祿七十

年未嘗一日病馮道歷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

十餘年安在哉徒汗後人唇吻爲也與君年相若者禰
正平以寃死少於君者王文考以溺死孰與君正襟牖
下爲得所乎其他鴻生鉅儒血胤斬焉爲泰厲者不可
勝數而君有子娟秀可念能行服稽顙哭泣拜謝弔容
矣所得不旣羸耶余旣已誌君不復詳君行誼第爲是
說以寬君長夜之戚云耳

祭唐內史

吾邑冠族相望公又累世名貴人者也然起家貲郎官
內史稱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獨有公耳嫻於詞賦而多
才藝蓄法書名畫古器用之屬兼所謂好事鑒賞二家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十一

七

亦獨公耳郭有道之折角中王右軍之蒲葵扇好尚小
異邑人爭趨效之下至臧獲衣履緹髻莫不取則亦獨
公耳仕宦二十餘年而立朝與家食之日相半良田廣
宅所不足論負郭不五里選溪山之勝爲園亭臺榭巧
於承睪而工於取致于時唐中書巖名傾楚中四方游
屐無虛日而主人好客爲飲食歌舞以樂之朝夕無倦
亦獨公耳不幸中讒口家見籍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
無流離瑣尾之態息黥補劓還於舊觀亦獨公耳公真
人傑也哉公沒而吾邑縉紳風流標致頓盡矣輻輳旣
駕卮酒爲祖公聞余言將無若金谷敵蘭亭有欣色耶

公之先世繡衣持斧施及於公蟬連圭組奕奕風生軒
軒霞舉鷄樹翰音鳳池接武昔在髫年秀美而文旣登
華貫綜覽彌勤盤盂科斗丘索典墳帙細暉錦杖藜閣
芸抑有法書唐臨宋榻大觀大清絳潭雜選安樂神龍
雲光聖鵠顧厨米船丹青合沓鑿鑑壘尊瑤甕玉櫛褐
紫砂朱鋪翠瑩綠柴哥汝定秘色爲獨蠟鞭屨鼎不混
魚目西郊別業天造溪山亭館臺榭紆曲璘煇隱囊紗
帽翱翔其間路傍觀者睠此令顏芙蓉養紙荳蔻熏衣
劍則櫺具纓則翻飛木鳶蠟鳳詹爾偃機匠心擘畫疇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三九

七

其庶幾鍾鼓前庭絲竹後房教傳素女體盡天皇啓噓
閃電游戲窮桑維日不足問夜未央當生之樂公何不
受鬼闕其室中以讒口雖則顛沛曾不疾首委運大化
歸亡何有風儀文采照映後來蘭亭梓澤今安在哉我
辱葭莩能不心哀公也達觀衍衍泉臺

祭梁學錄

朱明之天負嶺帶海地靈人傑服休服采梁實多賢步
元游愷公也嗣興醞藉魁壘詞華綺繡德馨蘭茝穎須
囊脫珍惟席待豹文炳霧鵬翼培風迺登天府迺試澤
宮飛黃服阜鷺鷥棲桐爰秉教鐸於畿甸中絃歌洋洋

械模瓦芄薦剡屢騰譽髦歸功睠我留京帝基肇始車
書一統朝宗萬里登庸六館模範多士小大從公思樂
泮水李下成蹊槐陰成市不言而喻躬行君子凡我朋
儕合志同方情無適莫事有裁量頃麈伯仲久要靡忘
曾幾何時罹二豎殃慟國殄瘁斯人云亡濟濟門徒戚
戚心喪齋厨索然儋石脫粟贈賸假貸僅而就木弱息
踰髻孑然誰屬道之云遠委頓輿匱茫茫神理遇公何
酷百年甫半百身莫贖南枝越鳥丘首正狐招魂返矣
故國舊都生寄死歸壽夭同塗所不盡者遺若藐孤酌
一卮酒置一束芻況也永嘆友如斯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十

七

祭徐孔目

夫士之能流聲今昔者非其剖圭書帛不可廢之功則
必有脩然矯舉不易詘之節若乃浮湛末位與俗推移
仕則非通而其身不辱隱則非遠而其道常信如此類
堙沒而不傳者何可勝數也公今殆似之矣公嘗爲博
士臨邛久乃稍遷至今官皆世之所謂散局下僚而善
宦者之所不樂就也而公先後於此且十載矣身守儋
石之祿食董給耳顧喜與賢豪長者游日致鷄黍之奉
必盡驩乃已故衣羸馬形容甚癯然楊衡橋首了無愠
色居嘗手一編自娛至紙弊墨渝不少休諸顯者之門

非公事未嘗一捉刺謁也嗟乎若公者豈亦古漆園柱下之流依隱翫世以容其身而自適其適者乎死生亦大矣其卒也無以爲殮具家數千里外無一語及他此其人豈難於儵然矯舉者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假令遭離運會充其志行安知無剖圭書帛之功可睹記乎乃今處乎遇不遇之間而不得以前兩者稱良可悲矣然亦安知後之人不以與夫柱下漆園者並談也先民有言荆楚吉士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余等託交於公其若是矣世有未能深知公者則舉斯言告之雖然隱不絕俗廉不爲名士之上也彼身後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六

祭文

四十一

七

事公又何擇焉

祭朱光祿

光祿朱公在明以萬曆丙申三月卒明年八月友人南新市李某始以炙鷄絮酒使奴之靖江祭公而爲文告之曰萬曆初元余與公定交同酬往者爲太倉王太常麻城劉金吾丘郡守獨余儻舍距公步武過從更密諸君子才藻蔚茂意氣激昂不敢以貴郎目公公自諸君子外殊鮮所許可至三年余以忤當路從史館外補隴阪公亦坐鄉里人讒言出爲王官棄之不赴自後諸君子升沉生死踪跡無定又十餘年而余爲江湖汗漫之

遊因就訪公後先凡兩月有奇公送我南徐依依不忍
別又十三年遂永訣矣公故席父業米數萬石金亦累
萬父死而散之與族人族人桀黠者故嘗有憾於公父
德公爲扞外侮而少年踴弛不問家人人生產頗好爲俠
邪遊益置古鼎彝法書名畫家計坐損然江南北知有
朱十六矣中年折節爲儒喜稱詩詩聞公卿間而好客
彌甚客日滿座家在馬馱沙襟帶江海再涉風濤之險
甫得達以故客至不卽去經時浹月無日不擊鮮佐以
聲伎而時或不給則以其所愛古鼎彝法書名畫質子
錢家繼之四方酒人詞客俠烈士游間公子公無所不
大祕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十二

七

入而公之名亦無所不具至晚舉九子復多孫後堂絲
竹日異月不同卽江左累葉名富貴人善受享者莫能
及公而公幾稱六十沒矣公所著作余爲序而行之奕
奕可傳聞其家督賢內外肅給有身後之名無身後之
累公生死復何憾焉念昔所游諸君子悉化爲異物未
有至六十者僅公與余在不虞又弱一個矣余齒諸君
子末固應後死然遭家多難極有憂生之嗟亦安能久
爲世有諸君子墓宿草山川悠遠迄乎于茲未將卮酒
良愧于心操筆哭公有來日無多之懼其意不宜備而
詞不文飾也有由然矣公惠顧舊好尚其聽之

祭楊典客

人情莫不欲壽而公僅免稱天人情莫不欲貴而公受空名爲郎不得一日侍交戟之內人情莫不欲有子而公以兄之子爲子人情莫不欲正襟矚下與婦孥訣而公遠在千里外邑邑誰語此四者淫威等于六極而天迺以畀公公一鄉之善士也菜傭馬卒舉公姓名相讚頌而受此酷罰視天夢夢使爲善者懼矣外父光祿公子女各二并婿而六女則余室子則內弟太學公一年之內相繼早世婿復喪公骨肉至親存亾各半亡者不復生存者安可久乎公以少女字余次兒身後之事一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三

七

以委之余不德天降之割致天余兒殊負公於冥冥比臨公之窆愴然不勝悲匪直悲公已也余爲公墓志涕與筆俱落爲文祭公復何忍騁辭公歸矣姨氏在女在余一日不卽從公死矢不敢居薄公見余兒地下簞食豆羹之享其時分而舖之當亦不事余言矣

祭周紀善

嗚乎周公已矣世復有博極羣書著作不休如公其人者乎有難進易退一官拓落終身晏然如公其人者乎有不挾長不挾賢樽節退讓如公其人者乎有肝膽在舌傾益如故久要不忌平生之言如公其人者乎公滇

產也滇自楊用修先生以博雅爲士範而士始斌斌好古公實稱入室弟子其後宦四方中原七子之屬若干麟元美子與明卿者於公居師友之間而公文日益有名旣爲襄邸史幾二十年以右文下士叅佐其主而襄比於河間東平蓋公之功居多夫在滇則滇重在楚則楚重在交游則交游重在諸侯王則諸侯王重人位不足天爵有餘于公足矣獨以公之材美行誼不容於令而厄之以廣文又不容於廣文而厄之以藩僚又不容其久僑寓於楚蚤首丘於滇也可勝悲哉余與公相見晚而相知殊深曾幾何時公遂捐館舍卽有成風之斤安所得其質乎停車峴首以卮酒酌公聊求免於腹痛之誓而已無能毫髮益公身後事公其鑒之

祭李判官

公之先世與余俱出自吉水谷村蓋西平忠武王之裔也余家徙自國初而公稍近然余高祖傳五世不滿十人而自先大夫貴顯垂六十年于故業不甚增廓公之產雄一州而子七人修其業息之諸孫又多材諳方興未艾公雖起家貲郎然實邁種而興屢仕皆有聲謝不待年享林泉之樂者可一紀余秩視公稍加而進速官謗退無鄉曲之譽先大夫終始完名誠不敢望其去公

亦遠矣夫均爲西平之裔而公特起自楚以振中葉之
運余席祖父所遺不能自表見于時豈不愧哉公于谷
村猶有里籍征徭本支之親祭而不殊而余頃官虔州
過故鄉謁丘墓頗有他族相冒者紛紛聚訟莫可盡原
恨不及先大夫存日討求故實則尤終身之負也嗟乎
公所謂自遠而有耀者乎卽欲如五世首丘故事不患
族葬之無從矣古之祭者有祝與宗余爲公宗人故酌
酒而祝公者亦宗人語耳

祭徐丞

嗚乎千金之資斥而食客連車騎結守相一何腆也晚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十五

七

乃廢業而負進三載丞邑歸橐如洗夫孰不嘲公爲失
計七尺之軀矯健亡患恣意所歡垂四十年晚乃病不
仁轉側帷第以沒夫孰不哀公爲鮮終嗚乎以所嘲嘲
公則久宦減產呼舉阿堵物者其人何以書簡冊而贈
炙士君子之口以所哀哀公則闔跂支離無脈無趾其
人何以尊生自樂走公侯而齒珥尼適來時也適去順
也公素捷悟縣解豈與夫疏屬管同苦哉儒不盡其
術仕未究其施視而不含或在斯乎而公二子優爲之
矣循題奉酌改戚爲慰公將無栩栩然其色喜僂僂然

其獨往耶

夫稽士君子之素履非鄉評則宦蹟此存乎人者也稽士君子之福應非壽考則子孫此存乎天者也存乎人者遇不必盡合施不必盡究取足於力之所可爲斯無忤人存乎天者或過或不及其分數愈不可定而要以得之非倖斯無愧天故天人交相成而亦交相勝然成之權常在天而勝之權常在人苟有以勝之卽不相成何病焉公之處於家也上有察父貽謀燕翼不得爲殊尤卓迹表見於時而宗族稱孝里黨稱惠是亦足矣其出而仕也職在貳令非可以便宜擊斷獨行壹意者而上之人嘉其廉幹下之人驛其聲而嗟之丞何負人哉公年甫及指使丈夫子四人通經術有美材公不少待覩其嚮用彼長樂老多幸民並以遐齡歷踞華廡想其生存時委瑣僕遯奄泉下人耳孰若公正襟牖下考終命也壟斷富貴誠無所比數卽萬石之後醇謹少衰與公慚卿卿慚長者又何可與公象賢來體相方也公修其在人者分以內無遺行天之報公猶若有不相直然庶幾能成公而公居然自勝矣故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不逆寡不雄成畸於人而侔於天者則天人也嗚乎執此以論公可矣

祭蔣參軍

君修幹而豐頤音吐如鐘起家曹掾五仕至參軍跋歷中外垂二十年所至扼姦剔蠹以廉能稱生平立義不侵然諾急人之難不惜傾橐四方豪傑趨之如市而其事大者人或未必悉獨余從君遊久睹記爲詳永陵晚歲彌切枌榆之思號曰家裏而會有盜獻陵衣冠珠玉者中貴人嫁禍有司懼莫知所出君獨曰中貴人與有司共典守山陵者也有司急搜盜盜得矣中貴人何辭彼必行賂求脫脫則俱脫耳於是下令大索之三日盜獲而中貴人行萬金嬖倖匿不以聞自中丞直指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十七

七

以下亦捐萬金付君不問出入君才用十之二三其餘悉歸公帑而景恭王之國兩承挾勢榜掠長吏圍奪民無饜君從中貴人掌司禮者乞一言下承奉所承奉戢不敢肆所全活與所節省無筭矣君初仕文思院大使而

穆皇帝大漸當治山陵朱司空方輟部事行河君過余言嘉靖中嘗治陵將遷葬

睿皇帝後以

睿后梓后南祔不果用此可因也馳使報司空司空從其議所節省益無算矣

慈聖治胡良河橋屬君視作度支精覈中貴人乾沒無所容

上御講筵江陵相薦君

上顧馮司禮保記其名于屏時君外補且有母喪司空特留竣事擢二級已父又喪服除稍遷衛叅軍而世無復知者仕遂不大顯然歸十許年年七十餘而後卒亦無憾矣君諳世故而推少文余謂君所以能俠烈正坐少文故今縉紳善文墨議論其名實不如君者何可勝數哉先君之沒也葬以除夕元旦惟君蒙犯冰雪過而執紼慟哭流涕余深嘉其誼去之終一星而余復撫君棺也涕豈無從君之靈其必能鑒余衷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十八

七

又

君沒四月而余得憑其棺酌一卮酒是時君之後婦踰艾少婦稱老二子壯諸孫五六人舞象食牛家有餘粟帛而里黨睦余竊爲公身後喜今三月矣君季弟與君冢子積不相能而至於訟罪以久不葬君故於是卜以今月之吉舉葬而先期余急難詣郡君弟與其子與君之子皆就余邸中相顧甚悲且內自愧也夫葬親恒事而君之葬乃以訟舉君生平爲人解紛拯難甚衆而沒後不能保其子弟無閭閻可不爲流涕長太息哉余居

郡二十日事未得決而歸歸則雨水冰栗烈之氣中人病不能爲君助執紼然余以兄弟禦侮而病致闕禮於朋友之葬君固明道義者其諒我矣

祭田翁

蓋嘗聞力與命之論功矣力固無功於物而命亦莫能制力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富貧不知所以然而然此東郭先生所獨見而西門北宮二子之所寐也以今觀翁詎不其然翁席父貲而饒貌魁然便便其腹大嚼轟飲嘗入粟爲王官不赴里中無豪易高每會輒上座祭酒幾於廉頗斗米秤肉周伯仁歲才三日醒矣其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四九

七

色不擇稚齒媿媿里婦之陋重臺之賤夜無虛御而神自王攘臂離跂謔浪吳諱曾不小倦初舉子有迷罔之疾翁愈自恣斥其產以窮當年之樂無貽所不知何人乃迷罔者久之若王濟能御惡馬至舉孫數人翁晚又舉二子皆有知慧六十而足稍不良於行然不疾痛害事大嚼轟飲與好內自如七十有奇而後沒而產落者亦日還舊觀翁於壽促之而彌長於子置之而彌有於富散之而彌聚豈非命之所爲力不得逆耶竊悲夫世之人皇皇然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然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若疏屬拘而怪哉鬱也卒

以精慮煩散傷其天年則何益哉余將假翁以開世之寐且併告翁翁亦偶合者耳始願寧及此如及此而爲之抑不知命何以待翁矣

祭辛鎮撫

昔漢將軍辛武賢勇略顯名未竟其用有子慶忌行義修正謀深慮遠位至左將軍執金吾爲國虎臣武賢之名繇此益顯矣武賢從狄道徙昌陵而後留長安公亦長安人也長安之材官騎士良家羽林以百數而名梟俊者指爲公一屈然生不得受偏帥之任展橫草之功位才武略將軍沒不得象冢邴連在牖下尺寸地耳乃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六

祭文

五十一

七

公之子備兵塞上分闡秦中雅爲時論所歸異日當爪牙肩臂之帥西破羌而北分黎單于金貂闕閱或不在子真下人且以武賢目公公豈其苗裔耶何迹之肖也語曰人貌榮名寧有旣乎夫名豈必在其身因子以名名固遠矣余等與公之子共事於茲公歸窀穸酌以卮酒所引說辛氏故實也公其聽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李太公

蓋嘗聞之生非貴之所能存亦非賤之所能天身非愛
之所能厚亦非輕之所能薄管夷吾告晏平仲以養生
之道肆之而已勿壅勿闕子產之兄朝與其弟穆聚酒
千鍾積麴成封雉齒媿媿盈於後庭三月一出意猶未
愜而不足於子產之所以治鄭者以爲持難遇之生俟
易及之死矯性情以招名非自然之道也世未嘗不怪
誕其說而今以翁行事觀之良然翁故以孝弟力田起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蓋

家而車不就公府之辟有子貴爲
人主師以其身爲

人主師父而衣不緇京洛之塵居無戚容無疾言含德
之厚比於赤子公卿守相之造請田父樵叟之往還牧
豎馬傭之奔走不以倨見不以出亡爲解也江淮以南
山可登溪可釣花石可娛名園別墅可遊緇黃之宮可
棲者無不數至也耳不聞理亂之事而繁絃急管吳歛
越吟過行雲而動梁塵者不絕響也目不涉黠陟之章
而娥媯靡曼鳴瑟跕屣與龍陽子都環左右而競妍寵
者非闕御也力不勝杯酌而性好客客至刺肥擊鮮擣

蒲博塞藏鉤射覆壺矢弈棊遞進並作遺簪墮珥滅燭
絕纓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也手不操籌算口不問
家人生產而顛官談優詼諧滑稽之說卽童娠女巾拂
丸劍之舞尋檀復索之觀伶工幻人曼衍魚龍角觝之
戲未嘗不諦聽審視繼日以夜也恣體之所欲安恣意
之所欲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如此者蓋八十餘歲而
翁始沒而又以其道授元子石鹿先生先生所爲相天
下者誠非管晏子產所敢望然其爲道從性而游不逆
萬物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因其勢不爲事始順其
情不爲物先蓋與翁之指昭合而天下晏然受其賜者
十餘年嗚乎世亦有以翁之道養生者而反以捐生世
亦有以翁之道爲治者而卒不可治而翁以養生則壽
且多富多男子以授其子則天下治且及翁之存歸而
藏之共樂其樂者有年矣豈所謂善治內者物未必亂
而性交逸可推之於天下者耶某等皆先生所舉士不
能以所受於先生者用於世而竊窺夫先生所得於翁
者世或未盡知也翁今逝矣極生之樂者忘死之哀其
聞某等斯言也當無有所然而笑追然而適者耶

祭張太公代

天祚有明賚國之楨爲萬世程眷求禹迹深山大澤蛟

龍所宅得楚江陵三峽是承二嶽在馮維太虛翁玄衡
爲躬江漢盪胷帝庸嘉止釐以元子克濟其美令聞令望
先皇

今上師然後相爰秉一德用其全力以匡社稷王道平
平無黨無偏作周乎先北斗斲耨運策沈沈利若斷金
衆法布專衆才著傳衆生嫗咻降五單于南粵蒼梧如
薤萑苻九廟有那兩宮樂蘇四海謳詠偃武修文伊誰
之勲

帝曰相君相君不有臣有父某教臣臣受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三

蓋

二后曰倚疇謂

帝師師其父其尚方分織大官續食以彰翁德翁安五
鼎相安九鼎壽與國並翁乎何歸朝露以晞相君歔歔
上書解組不能事

主將還於楚

帝曰先生重所自生朕身匪輕

先皇顧命奈何弗敬而致國政相君揮涕屢請於

帝願臨父窆

帝甫允辭與先生期襄事返而君義臣孝於人心校契
合非貌相君持服翁瞑其目綏以後祿父子君臣序厥

彝倫百代所遵聞諸昔也凡稱相者父母天下相爲衆
父翁衆父父德施旣溥兩戒山河其原維何秦野寔多
爲秦封吏援茲分義告而揚解弔生傷死禮有之矣翁
其歆只

又代

嗚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彼爲善
人者身雖不用於時而心固屬望其後人可以亢厥宗
而大其門顧後之人賢者未必顯顯者未必賢又未必
賢爲名世而顯爲達尊卽有之或晚達非蚤貴而風水
增悲鼎茵虛設孰見其親之猶存蓋功業聲名本乎人
大必山房集

卷之二百七

祭四

卷五

富貴福澤本乎天疇贏豐嗇天人交相爲勝而古今難
以同論嗚乎翁之元子少師先生三十爲帝之師四十
秉國之均以

先皇之恭默而大阿之柄不失以

主上之幼冲而黻展之化日新

祖宗二百年頽廢不可復之法爲之更舉唐宋以來篤
鷺不可制之虜爲之外臣此所謂賢則名世顯則達尊
而舉世莫望其後塵者也無論少師之孝翁卽

天子尚呼爲先生父而不名居第服食悉出於尚方御

府絡繹駢蕃不限以常程而

二后亦時時慰勞存問謂翁之起居食息有係乎國家
蒼生無論國之酬翁卽天亦錫翁壽豈年踰七十而步
履矯健視聽聰明又釐以合德齊年之配錫以諸子諸
孫有文有武車結駟而冠聯纓翁不試其身而詒之子
人因其子而歸之翁功業聲名若藏外庫而取外廐何
思何營翁有施於人天有報於翁富貴福澤若責左券
而探囊中孰缺孰盈天人之間遇合感應可謂千載一
時莫之與京矣而獨靳翁以百年此則不能無惑於人
情嗚乎遺弓墮髯天下臣民至今猶想

先皇之儀形方其大漸憑几手以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五

蓋

主上付之少師諄諄顧命有耳者所共聆五六年間官
府一體海內安若覆盂而固於重扃翁今往矣從

先皇鼎湖遊也其爲陳說

主上所以眷遇少師與少師所以忠勞國家者必大慰
先皇在天之靈卽

二祖八宗吾知其居歆血食而妥宴於冥冥嗚乎翁

欲以功業聲名付之造化而天卒以畀翁無勞而功自

高逃名而名益親天欲使翁之富貴福澤於世無兩而

翁留其所有餘者不盡享於百年之身來或掇之去或

棄之夫然後知天人交勝之說誠有脊而有倫嗚乎翁

生爲哲人沒爲神明儻以某等之詞有明信也其享此
澗溪沼沚之繁蘋

又代

嗚乎翁之存也身爲國老子爲

帝師富貴福澤凡人間不可希冀者畢集於一門而冠
絕於一時此豈天意有擇而私翁之沒也里巷不歌罷
春禁烟至於薦紳韋布無論遠邇親疎皆竊比於動輪
之賓漬酒之賢此豈人情有爲而然嗚乎翁子少師公
十載台司兩朝倚仗玉燭旣調瑤圖無恙驕子稱臣海
氣掃盪使八荒億兆生靈得以相生相長充然太和之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六

蓋

醞釀微翁則孰爲少師父微少師則孰爲聖明相是天
之所以富貴福澤翁者匪直私厚其身固上以爲社稷
之計而下以答蒼生之望也方翁訃至
天子當宁輟朝長喟璽書郵唁卽家人父子何異附於
身者尚方之秘器視其兆者左貂之中貴

二后脫簪理而賙賻太史馳六傳而襄事殊恩異數不
惟二百年令甲所未具從有君臣以來耳目所未睹記
也嗚乎莫尊於

天子尤莫尊於

天子之親而其所爲翁身後慮者猶若欲然其不備况

某等具官九列當爲

主上分憂且受少師公國士之知休戚實相維繫者耶
解驂而贈涕非無從生芻一束千里將致蓋不以生死
之恒情而以天人之大義維翁有靈翩翩來蔭

又代

世言五嶽四瀆能出雲雨生萬物興寶藏殖貨財其功
德與二儀並而後人所以報事之者其禮視諸三公其
義達諸萬世至於崑崙星宿嶽瀆所發端也名不列職
方祀不載祠官豈所謂至仁無恩大海無潤者耶自翁
之元子少師先生爲相而宗社奠安宮隣昭泰吏修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七

蓋

職民狎其野黠虜來王寓內晏然功名與五嶽爭高利
澤與四瀆同流矣外則四夷之君長僻則山谷之耄稚
皆能誦少師先生之相業而積善之慶所蓄者厚義方
之教所成者遠其知有翁者或無幾也此與祀嶽瀆不
知有崑崙星宿何以異乎國家生靈不可一日無少師
卽不可一日無翁而翁年才踰七望八輒已違養長逝
矣詎不悲哉翁爲國家生靈生少師少師忠國家福生
靈以事翁雖重茵列鼎不足爲享雖橫玉鳴金不足爲
榮雖子姓貴盛不足爲福雖冥靈大椿不足爲壽雖鍾
鼎竹帛不足爲名今又何以違養長逝爲悲也某等爲

少師先生所舉士譬則五嶽不遺土壤四瀆不擇細流
功德高深未効涓埃之報而頃者有事於秦西望崑崙
星宿出焉推原本始翁有大造於某矣椒醕蘭蒸聊循
楚俗以薦翁之几筵禮曰祭先河而後海竊附於古人
源委之義翁其鑒之否耶

又代

世有負豪傑之才而斂之不試考槃以嬉若鹿門谷口
不足以論翁中之所持世有處布衣之位而化行於鄉
俗易風移若西河畏壘不足以論翁外之所施世有積
善累行位不稱德而留其後人以必爲若高門植槐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八

蓋

足以論翁身之所詣世有子孫多賢貴盛無兩而身猶
得及其時若八龍萬石不足以論翁後之所綏太和會
於今日曆數歸於聖人而翁之子少師公應期名世學
焉後臣爰立十載玉燭調均天下晏然四夷咸賓此其
聲華福澤豈尋常所睹記者可得而比倫蓋國家二百
年間豐功厚德周浹旁皇薄海謳歌協氣洋洋天則生
少師以爲之相使天柱常立而地維永張扶輿萬里靈
秀溥將將全畀之少師而莫發其祥天則生翁以爲之
父如名山喬嶽方能興寶玉而毓鸞鳳故翁之籍不通
承明而勲勞在社稷翁之政不出戶庭而利益遍遐荒

翁之繼述非孝子慈孫而百僚萬民翁之受享非金貂圭組而鍾鼎旂常嗚乎孰位極人臣而父母無恙翁鶴髮駘背見元子之爲上相者六年況文武斌斌諸子諸孫後先若彼其相望孰爲人臣父而受天子之母之貺兩宮深閔識翁之名姓車馬如流水游龍朝有饋而夕有餉在令甲大臣之親沒則賜祭與葬然得之者或以爲難而翁計一聞楓陛椒塗咸輟樂減膳以助悽愴至損尚方經紀其家又特馳肘腋之大璫爲之部署喪事視作斥上凡臣所不能必之於君子所不能致之於父者惟翁之存沒爲俱全鏤諸金石筆諸史策是萬世一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文九

蓋

祭劉太公

時也復何憾之有焉某某骯髒濩落受少師公特達之知而非以私昵取憐語曰蔭木者思本飲水者思源某於翁情關休戚奚必其生平杖履之周旋辦香束帛斗酒豚肩聊以侑酌云耳翁其無以爲薄而舍旃

昔少宰公舉進士讀中秘書迎養太公京師而某以通家子登堂下拜承顏接辭蓋有烈丈夫之槩而敦隱君子之行者也少宰爲給事中忤權相坐謫某往視之而泣少宰亦泣僕不憚一謫第以考功令中我家大人謂我誠不任職媿相負耳而太公聞而色喜令兒諂事貴

人卽一歲九遷其官老父羞覩其面少宰始安蓋迴翔於邑之丞若長者三年而後就常調入爲郎又數歲僉觀察事太公或時從遊或時家居升沉淹速不頃焉干之胷中而少宰奉其訓寵辱不驚喜怒不形公清直亮甚爲士林所宗太公以大耄之年垂拱而觀其成教忠燕翼發祥隕社太公之爲謀長遠矣太公少也嘗有委吏乘田之任而不盡其用以貽其子子之能仕又不以名位升沉淹速動念而卒能收其令譽窮福極考天之默相太公何至哉少宰善視某三十年如一日而其官楚也兄弟急難賴公得無覆沒感恩知己兩者胥有之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祭

十一

蓋

祭劉太公

少宰今斬然衰經之中休戚相關能無悲耶三十年才如一日而少者老不可復壯老者沒不可復生追數往事有涕漣如太公其顧予之將乎

昔漢于公賢而隱者也嘗高大其門令可容駟馬車而其子定國卒爲廷尉丞相封侯夫于公身不試而貽其子以貴顯若責償左券定國有聲漢庭世因以知有于公蓋兩賢之然僅聞于公耳其爲定國之母者未知與于公儷德否也定國貴有駟馬車矣于公身及見否未可知也說者又謂于公當積德於冥冥不宜自引遠高

大其門以望報又以定國爲廷尉處宣帝綜覈之朝刑
獄失中其史路溫舒言之而定國無能改於其德至疑
所謂民自不寃之說爲非當蓋人無全善而天無備福
率類此嗚乎若翁者兼之矣翁績學綴文聞荆楚間業
已待詔公車而棄去不爲有老萊子龐德公之風焉秦
淑人裘褐相之山中澤畔相對晏如也若梁鴻冀缺之
婦焉世所稱小魯先生者爲翁之元子翁授以經父爲
師子爲徒要以問學行誼無媿古人而止先生起家秋
官郎晉隸天官嘗一大計天下吏天下吏稱平而獨不
樂爲選郎翁卽不令先生爲選郎爲郎久資得貳北卿
寺而先生乃請南翁卽令先生南先生爲南光祿勳四
載始入爲太常已爲大廷尉心念翁與淑人齒暮矣不
欲離膝下翁曰士持一經博九卿吾從田野間服九卿
之服稱草莽臣主恩不薄惟平亭三尺以佐

天子中興之治吾夫婦當日加七箸耳先生遂不得歸
而翁且病無何遂不起淑人者慟翁亦病亦不起矣方
先生爲吏部廷尉時郡國守相過其門以奉翁歡而翁
輒避不見望其室庫若衡宇三朝屢以先生之爵爵翁
而翁不以加於里黨冠佩伏膺祀先一御而已先生有
所享必稱二人之貽有所事必曰二人之教然自常祿

外不以四方珍奇物爲翁與淑人壽數歸省徒步里門
身若寒素然學士大夫交口稱先生者不曰百尺無枝
亭亭獨上則曰夜光明月萬鎰連城而推本翁與淑人
之善誨恨不得一式其廬以爲快嗚乎翁何媿于公淑
人能爲于公配至所以啓佑先生者則不在駟馬車亦
不預大其門以待也先生才賢何嘗爲定國又及翁與
淑人存日貴以廷尉之秩而食以廷尉之奉至所以孝
先生者亦不在駟馬車亦不必大其門以侈先人之志
也明德過漢遠甚自翁與淑人有徵矣又何庸垂髮齊
眉期頤耄耄而後稱壽哉某等皆先生所舉士知先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十二

蓋

純孝其哀思翁與淑人也無異孺子之慕卽養以三公
算以百年猶爲未慊於志今祭翁與淑人其詞多以悃
而不敢以哀翁與淑人試垂聽之否耶

又代

楚人稱龐德公爲賢以其隱鹿門而遺子以安楚人稱
老萊子爲孝以其學孺慕而奉親之歡夫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身旣隱矣又何必與其子同孝始於事親終於
事君彼斑斕五色以爲娛孰若顯親揚名而垂無窮之
聞此兩人者豈生當周漢之末造道有所不可行故父
父子子甘白首於丘園而蟬蛻世之浮榮耶翁與淑人

則異於是翁蓋閱覽百家沉酣六藝譬之子政天祿秉
青藜於金匱登高能賦稱詩論志譬之淮南鴻烈寓風
霜于隻字澤宮中選公車待詔方斯時也四方之事翁
所優爲百代之名翁所雅好而廷尉公業已登賢能書
矣翁曰惟名與功不必其身留所有餘以及後人於是
乎始藝秭歸之野而垂江漢之綸淑人相之推布操作
中葉聿新教子義方宅必卜鄰蓋聞之者莫不喜梁鴻
之得婦而見之者莫不擬冀缺之如賓維我廷尉文經
武緯玉質金相敷歷三朝績用彌光山公啓事定國無
寃卽古人可與頡頏而鼎食鮮衣鳳誥鸞章芝蘭玉樹
奕葉煌煌天之胙公亦已備百順之祥翁之隱如龐德
公而篤生令子爲國楨榦則非絕人逃世以爲高廷尉
之孝如老萊子而身試其用報及其親則大孝不匱奚
啻用力而用勞此載之圖史索之海寓爭仰止其休美
而況余生同桑梓又況余之子忝爲廷尉公門之桃李
耶生不能臥元龍之榻卜仲宣之里於其沒也生芻一
束庶幾乎南州之孺子公與淑人或其鑒止

祭朱太公

昔漢班定遠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懸度致天誅蠲
宿恥出入三十餘年得遠夷之和而同異俗之心勲名

迄乎今茲稽之史則定遠實受成于其父司徒掾叔皮
當隗囂死時叔皮上書請復置涼州部護羗校尉理其
寃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
羗夷爲吏耳目州郡因得儆備從其言良然范曄傳叔
皮不載此書而獨於西羗傳見之世知叔皮文士耳不
言其諳將略習邊事也今天下稱折衝厭難有社稷功
者無如中丞和陽公起家進士嘗爲令洛楚間及南北
司馬省而任西事獨久繇觀察治兵金城酒泉武威張
掖之間十年晉中丞討西夏叛賊致天誅而蠲宿恥其
功倍蓰定遠某有叔弟爲中丞門下士竊聞太公故嘗
入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十四

益

爲茂才以高等食縣官廩而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中
丞秉鉞於西也太公實授之方略而中丞奉以周旋無
失隊是以隨試而奏膚公史稱叔皮通儒上才行不踰
方言不失正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守道恬淡之篤
雅與太公合叔皮年才踰五十不及見定遠封侯萬里
之外而太公於中丞適觀厥成

天子行延世之賞以中丞之爵爵太公寵靈光大朝野
豔談之仲升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而中
丞赤舄遜膚綠野開堂視太公寢膳就養無方太公又
以大耄考終遭遇之幸福祚之厚班氏父子未有也太

公厝於兆四方客操爨絮而攜挽誅者不勝數某特以班氏父子相方使史氏有所考述焉善則稱親禮也亦中丞公意也太公其垂聽乎

祭韓太公

孤從翁之子伯仲遊也十有七年而後得見翁里第於時仲子今宗伯爲大司成稱天下模楷而翁年八十高矣天子嘗兩以其子貴貴之卽吳中多貴人如翁爲貴人父者幾何吳中故重貴人諸爲貴人父者一命而車上儻矣翁不其然當孤之候翁也門者以出亡辭而微知孤與宗伯交好則延入中堂坐上坐天方雨小頃俄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十五

五

而有老人衣大布衣冠白氈冠履編蒯不剪之履徐徐從外來孤殊怪之以爲翁不應挹損若是以爲非翁其神理非翁莫能當也蓋踵及於階而使者報主人翁至孤走迎翁翁吳音而揖孤就席其容寂其頰頰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悶然後應汜而若辭不憤憤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孤爲之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也翁初度七十宗伯以安車御翁翁不來孤爲修祝者之辭盛稱引吳中多快意事謂翁必不能忘吳而遠就其子之養繇今言之翁奚啻忘吳且忘有子奚啻忘子且忘有身其古之至人和天倪休天均鶉居鷄食者哉而

柰何以世情世法之言爲翁道也嗚乎翁忘身則忘死
生旣晏然寢於巨室而孤奚以哀爲聊以自志其媿若
雲將之於鴻濛遇天難而卒不能與天爲徒也

祭徐太公

翁春秋七十有九而視聽不衰趨拜強駛

天子又以翁子之貴貴翁朱輪鑿紱後先相望可謂壽
且榮矣兩爲博士其子弟尸祝之歸於鄉而父老推爲
祭酒有司禮爲上賓沒而祭於其社可謂有令名矣仲
子文學治行度越楚材功用未艾諸季若孫懷瑾握瑜
處囊而脫穎者踵相屬也可謂有賢子孫之樂矣窮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祭十六

蓋

極考以其全還造化卽欲爲翁奏楚些舉紼謳涕固無
從也惟惜夫今之時翁不多有而傷夫邑之俗翁不可
無田舍兒羸僮石儲輒恣欲極奉不勑敝不止而翁衣
原憲衣履敝東郭其爲人小有才或差得志動以意氣
加人而翁恂恂退讓雖扈養廝役必柔聲婉容接之蓋
少年輩竊嘲之翁自若也然亦畏爲翁所知稍自戢檢
而翁今已矣未流之敝不知所究矣舊歲先君子不祿
梁傾岳圯識者有殄瘁之嘆翁復繼之後生小子將安
倣耶某與仲子皆以薄宦遠遊病不聞狀沒不及舍以
此思慟慟可想也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兩家子

姓各守其家訓母爲薄俗所移地下之目庶可瞑乎醜
酒告公公從先君子夜臺遊也其分卮而以斯言聞之
祭陳太公

翁昔弱冠與先大夫並以諸生知名兩人聲相慕也一
見如平生歡先大夫通籍領方岳而翁猶不偶然先大
夫每過蒲騷未嘗不存翁翁雖欄衫側注乎視先大夫
騶從軒蓋茂如也士論蓋兩高之翁將艾始明經貢太
學而不佞某有天幸從翁仲子伯舍之後成進士伯舍
方正有標準某么膺無所比數獨以爲是父執之子也
昵就不佞旣而伯舍拾遺補闕在禁闈之內於時天方
授楚從政者新炙手可熱而翁第以常調領監州行甫
踰年遂自免時移書督教伯舍侃侃持論無阿邑貴人
居頃之伯舍外補矣某亦出爲疆吏稍移長安而伯舍
來守關西則以李恭人喪歸又踰年某以先大夫喪歸
服除伯舍念翁老不欲去子舍而

上方勵精政事大臣多所誅進更置海內諍臣烈士推
轂伯舍甚力翁於是復迫之宦入秦幾何時而翁奄然
不祿矣嗟乎秦豈其鴆鶴也哉而不祥人若是天下有
無父之子乎病不知狀沒不奉訣楚人有七日哭於秦
庭者某與伯舍凡三邁焉事而可先知裹足不敢入秦

矣以某之慟憶伯舍之慟以伯舍之慟益某之慟寧詎
如恒人傷死弔生之情耶九京之下翁有先大夫故交
甚善顧先大夫壽不逮翁而子復不若伯舍是不能無
遺憾矣不腆絮酒漬之包茅聊以告哀云耳於翁懿美
勲伐莫贊一辭抑所謂意滿口重詞殊不流也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閭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
敵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卽不能盡成進士朝
謁選人而夕拜官卽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
外則岳牧以下饒爲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七

祭十八

蓋

父鄉舉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
不欲因子以貴父子之間有競心矣子旣仕得以貴貴
其父父必欲貴自己出不卽就子封若薄封君不爲是
臣懟主也兩者何當焉而舉世蹈之不知其非乃今獨
見公公之舉於鄉也先後凡七上春官子國聘以進士
讀中秘書爲給事中會覃慶公遂就封而國聘又以忤
當路出僉觀察事無何復抵謫籍矣國聘後日顯庸誠
未艾今秩不過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於受子封子
之能任父教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祁奚所以舉
午也禮於君賜有受無卻辭卑取尊庸有饜乎國聘以

給事之年受命於朝公卽以其年受命於家無敢或後得寵若驚則正考父偃僕之指也君臣父子人莫大焉微公誰與明此者公爲德於鄉月旦評甚善國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爲公不朽地者不佞獨舉君臣父子之義可以備傳誅銘表之采矣

祭周太公

翁席父業擁高貲而跣弛不治家人生產獨乘良刺肥曳絲履縞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六博投壺履舄交錯申旦不寐以爲常而歲入不足共費家具爲耗幾盡矣不二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十九

蓋

年而參知君起翁豪舉如故居恒語人唐舉相蔡澤食肉躍馬才四十年耳其人又曷鼻巨肩譬之沐猴而冠孰與乃公頤而偉且奚啻四十年天假以溢我足矣蓋古之人有行此者齊管夷吾晏平仲鄭公孫朝與其弟穆衛端木叔至公而六翁其有道者耶當其羸不留如詛盟何知夫後之誦也當其誦不殺如秋冬何知夫前之羸也當其再羸又若固有之何知夫前之誦也彼視夫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者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安時而委順哀樂不入焉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帝之懸解矣翁男子七人孫

若曾孫女若女孫幾四十八人生而奉鞫鞠臙侍酒上食
沒而哀免擗踊涕泣號呼廳事至不可容人皆羨翁極
生人愉快事不佞謬謂翁無畔援歆羨不徇生執有得
其所謂子爲光孫爲水者自有蹠無自無蹠有一也奚
以子孫之樂而樂翁以子孫之悲而悲翁乎

祭王封君

代

今世之都廡仕而受重祿者有能嚼然滋垢之外而不
以衆所淋漓艷冶之慾縑於其心者鮮矣況夫抱關擊
柝之吏固爲貧而仕者乎今世之都廡仕而受重祿者
有能諳止足之義崇易退之節先去以爲民望者鮮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二十

蓋

況夫抱關擊柝之吏固可以浮沉而無事者乎方先生
之仕北峽關也其職蓋比漢障塞驢馱客出入云耳豈
有所大卻大窾不可爲者哉曾不踰年卽謝事而歸可
不謂貞乎其歸也視囊中奉才二金則又笑曰腆矣吾
何功而堪此不可謂廉乎世所求於廡仕重祿之人而
不可得而得見於先生抱關擊柝之吏固非世之所責
望者也難矣先生卽貧脫身爲人緩急且日與里中父
老釀金爲驩若不知其室窵然者先生卽隱又能教其
子以成名出典劇郡歟歷方岳莫非奉先生之教以周
於晉先生者豈所謂貞不絕俗廉不爲名庶幾躬君子

之行者耶余與先生之子爲同年得聞高誼爲悉乃者
任先生之鄉未嘗不望聞而式也而今不可作矣鄉之
人士失其所矜式士大夫之任是鄉者無所禮於其廬
陳詞酌酒維以告哀固不專爲通家休戚之情也

又代

夫人懷當時之志而不能以自用未嘗不欲託其子夫
人履尊臚之位而顯名於一時未嘗不欲報於親然而
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及勅之於親斯二者往往有之
此其際蓋亦有造物微指焉非夫人之可以意度而必
致者也余聞公少時嘗投牒爲郡從事矣其爲從事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二十一

蓋

不以升斗筐篋之役自苦而以嶄岸環瑋之行自喜晚
乃俯首受一官官且卑不足以行志卽謝事去則以有
龍池君在也龍池君弱冠舉進士典守劇郡叅藩陳臬
於秦楚齊梁之郊輒以能聞蓋奉公素所督誨與其就
養時所指授者而又嘗以考績封公大夫之秩列鼎重
茵垂二十餘年公之所不施於身者得見於其子龍池
君之所施於身者得報於其親若公者可不謂得天之
厚者耶余幸託交於龍池君而復薄宦於公之鄉見公
舉履矯健神完而氣和意天之所以厚公當不止此而
公溘然一疾不起豈天道忌盈始之所爲厚之者乃今

不盡然耶雖然龍池君公之愛子也頃者自梁遷蜀得
取道歸蚤夜定省已乃親舍斂無憾送終大事豈非天
哉假令龍池君勤勞王事不遑將父蜀與晉遠在萬里
外缺然永訣爲恨終天矣自今以往龍池君位益高則
道益光聲施沛艾若風行而雲馳後之人慕其賢考其
家世而本其所自出公與有無窮之聞焉繇斯言之天
之所以厚公固不係於年之永不永也嗟乎非公無以
成子之賢非龍池君無以彰公之美世之人欲如公之
得託於其子則不可無義方之訓欲如龍池君之得報
於其親則不可無承家之學以此表正鄉閭興起後進
雖謂翁不死可也

大澗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二十二

蓋

又代

蓋自祿仕之說興而世之人莫不欲貴其身自尊養之
說興而世之人莫不欲貴其親夫謂爵祿可以榮吾身
則敝冠緹履之貧不若連車結駟之貴也雖都榮食廩
衆皆浮湛而不忍去況所謂裨官散秩之賤乎謂爵祿
可以顯吾親則生不必以禮之事祀不必仁者之粟雖
都榮食廩祗見辱而無所於榮況所謂裨官散秩之賤
乎此孝廉之士所以寡見於叔季之世也公兩仕皆爲
小吏假令澗忍旦夕亦非有大不可者且其任固以食

貧故也而一旦蛻然而去恐恐然若不勝其任公之子
龍池君嘗以大夫秩封公貴倨矣居恒不自滿蚤夜濯
磨無忝所生以故叅藩陳臬藹然負當時之望惟公留
有餘不盡之福是以能有子惟子奉公義方之訓然後
人知有公繇斯言之公就仕非不爲祿祿不爲竊公有
子非不顯顯不在爵使祿仕者人人如公則韋布之微
可以抗玉侯使顯親者人人如公之子則菽水之驩可
以薄三公余等附驥龍池君於公稱通家子也孰不在
仕孰不有親願身之所效於君與親之所得於子者能
與公印可否總惟旣徹靈輻在駕有酒盈觴侑之以詞
未暇悉公之平生而獨喋喋及此者亦良有微指焉且
以慰龍池君永世之思也

祭謝封君

夫播菑構堂之子何代無之而未有張二姓如翁之於
甘與謝者也門闌閎闊之盛何國無之而未有辟二地
如翁之於楚與蜀者也斯固難矣然人力所至或庶幾
焉所最難者惟翁獨具之創業垂統孰不欲其可繼而
我躬之後或不遑恤濟美繩武孰不羨其有種而九地
之下未觀厥成翁高大其門以貽子孫子孫敦禮樂而
說詩書襲纓組而登廊廟者相望而翁以龐眉鮐背坐

而閱之豈人所能爲哉蓋天授也得全全昌夫復何憾
狐死正丘首翁其以未歸葬於蜀爲非禮耶若夫魂氣
則無不之梁鴻之俯要離朱邑之桐鄉建安之朱邨之
蘇古人有行之者矣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
不通翁其以未復故姓爲非禮耶古之更姓者或以避
仇如疎之爲束或以避諱如司空之爲司功或以音訛
如申徒之爲申屠或以省文如郇之爲荀去邑或以省
言如閭丘之爲閭或以生而有文如子仲之爲鮮于或
以一事如田之爲小車或以一姓爲五六如吳與勾其
系固自明也且伯子業已爲甘氏譜行有待矣造物伏
翁以老息翁以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乘回風兮載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其翁之謂乎

祭郇太公

夫就藪澤處間曠抱影空廬仇絕萬物者世之隱儒也
而先生與間閉浮湛無江海而潤危弁褒衣高視闊步
喬宇委瑣小言詹詹世之理儒也而先生行不矯性迹
不駭衆劇心腐毫鑿空弔詭豪吟縱揮汗漫緝藻者世
之文儒也而先生匠心自運歸之雅馴謂先生逃名而
名以子愈彰謂先生有子而身不以子貴敦若樸曠若
谷澹若海彼欲俎豆先生於賢人之間將執何德哉嗚

乎萬物蠢興若有若無春乎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淵乎
斯先生所自命者也尚享

祭曾太公

吾邑環萬山爲城西偏以次陂陀陵夷至翁之里蕩爲
大野漢自西來縈之瀟湘之水旁匯爲湖者十數蓋山
川之氣所委輸云食土之毛率以資雄不解爲儒卽翁
族數千指皆餘粟餘布乘良刺肥而獨翁好儒以儒術
誨其伯子余髫時與伯子試相甲乙余謬叨一第而伯
子困諸生二十餘年方翁令伯子儒也里人見爲失策
伯子復久困諸生則里人愈不樂爲儒相與非譏翁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二十五

蓋

不爲中輟卽伯子困諸生二十餘年夷然不屑意也乙
酉伯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拜廷中平里人甫服慕翁
治儒有效稍稍好之衆謂翁父子晚達其富貴壽考且
未艾無何翁遂沒矣夫天之道愈蓄則愈暢愈緩則愈
久愈訕則愈伸以山川之氣所委輸年代凡幾而畀之
翁翁不自用而貽諸子子不驟施而堅忍於二十年之
後凡人子所爲養親榮親一切可喜之事纔若區萌之
達也而翁卽斂其享而還之造化豈其得寵若驚以有
身爲大患耶無亦懲於見卯求時夜者之遠也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而巧以奪造化之權耶翁之先子與氏者

祿不過鍾釜樂其逮親其後堂高九仞轉轂百乘北嚮而涕泣悲親之不逮也他日伯子大貴情寧殊是竊以爲非翁指矣卽翁不及有伯子今日而餘粟餘布乘良刺肥稱太平無事之民六十餘年所取於天不已贏耶余故推本天道之說以告翁翁其然否

祭謝太公

余等東西南北之人也未及奉先生顏論而獨與先生之子鳳岐君遊蓋恂恂然類有道術者動無缺彛言無判德問之則曰家大人之訓不敢忘也已而試政天曹服官使職錦衣祿食了不色喜問之則曰家大人之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二十六

蓋

弗及親也觀鳳岐君之所以事先生而先生之行大都可想見矣今年春鳳岐君出使晉陽事竣而歸趨庭稱觴爲先生壽聞先生猶然諄諄命之也曾幾何時遽爾承訃夫四牡之什在使臣則以不遑將父爲念而父之望其子也亦曰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公義私情不可得兼久矣今鳳岐君夙夜王事旣已無忝於載驟駸駸之節而其歸也又得以從先生治命而無憾於送終大事君臣父子之道實兩得之非先生積行累善之報使然耶不者鳳岐君在外未及一承訣恨與天終卽先生亦豈能晏然九原已乎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鳳岐君

能移所以事先生者事君卓然爲世名臣異時當有按次其家世而推其所自出者先生之名亦久存不朽矣此余等通家世講之誼所爲悼於前而慰於後者也顧遠在千里不能致匍匐之情而第遣使陳其哀悃如此先生其試聽之

祭孫太公代

今世之明刑者內有司寇中丞廷尉而外有觀察司理蓋倣古五聽三宥之意並建雜治以洽好生之德於天下云耳居其職者以刻爲明轉相比擬亂名違制不可勝條余未嘗不私心嘆之去年秋奉命來觀察晉陽而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二十七

蓋

先生之子鹿陽君時爲太原司理太原在會城中而司理之於觀察事又多相隸余日從吏牘中見鹿陽君所上爰書率以平反爲務所亭疑獄凡數十事蓋期當於象刑之指而不欲以文法徼彊韜之譽余未嘗不私心善之久乃訊其所自則知皆先生之教也先生嘗仕爲縣令以道不合罷去獨教其子鹿陽君以成名於世其爲司理也先生又日夜以余前所稱說者督誨之鹿陽君奉以周旋無敢失也以此雖弱冠治太原數十州邑之獄不朞月而聲名輒藉藉三晉問先生之言其利溥矣嗟乎先生之行余雖不盡覩記繇其所爲訓子者觀

之謂之長者非耶夫治獄之吏民之父母而命之司也
父母之於子非樂加刑焉凡以約之於善而已先生訓
其子治獄不苛而太原之民戴先生之子如其父則必
祝先生之壽使其子得以終惠於斯民而先生何遽違
其子之養以歸也此豈惟鹿陽君終身之悲太原之民
失所怙恃亦不減於子之慟其父矣余不佞不能陳時
臬方資先生之子與共理而余之子與先生之子又同
舉進士則通家休戚之情上下交助之義何但如太原
之民於先生之子已也遣使馳奠以斯言告余聞有陰
德者其後必有達人先生可以無憾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

二十八

蓋

祭胡翁

余等與先生之子後先同舉於鄉也近者比閭閈遠者
或數十百里則聞先生之行爲悉先生嘗以膳父事故
徽王而王固殘王也數驕蹇不奉法先生旣彊諫不聽
遂謝病而歸未幾

天子遣吏簿責諸從官不共職者諸從官各以罪廢而
王亦削爵比於卒伍蓋先生逆睹之久矣夫梁園淮南
之客多豪賢長者或以隕身夷族爲後世羞彼其烹鼎
曳裾之榮緇於其心而不辭其勢必難以得長久若先
生遠覽深識恥以其身與汶汶者共盡豈易及也先生

壯時扼腕之間志無不在千里晚乃困一王官又復早
罷計必憤世疾俗闕鬱不能自如而其歸也輒與里中
父老釀金高會浮白大噓六博彈碁日沉醉於吹竽鼓
瑟遺簪墮珥之前而鄉者顯晦去就之迹視之若幻夢
之適也夫居其位不能諫諫不聽而不去去且怨怨而
至於傷皆過也人言楚人深於怨三閭旣放疾王聽之
不聰而作離騷卒以溺死君子病之至夫執齋荷鍤之
倫有託而逃焉者衆率稱引以爲高顧其心猶懲荊不
忘也而先生則已皜然於塏塵滋垢之外矣夫明哲可
以保身逍遙足以窮年兩者先生有之而不得以上壽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二十九

蓋

稱儻所謂天道非耶然余觀二子絕賢雖隱鱗戢翼意
若遺去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耶余聞之年不
論言令終斯吉人不必壽名存斯久功不必身善繼斯
光先生達人也其審所處矣

祭包翁

沔之洋洋北爲雲夢東爲滄浪彼其之子築室於茲汀
蘭岸芷咀華含英發爲辭賦玉潔金聲我聞弱冠鼓篋
攝齋采芹在泮輪囷離奇丹青棟宇誰曰不宜時乎不
遇偃臥中途匠石莫顧吁嗟狡童焦思紆體篆刻雕蟲
夫何爲者逃而去之衡門之下有酒盈尊以歌以嘯晞

髮朝駁扁舟南浦擊汰鳴舷風月煙雨老父漢濱丈人
江上繼踵因循無德不售不於其身克昌厥後矯矯長
公肅將帝命裒誠秉忠帝嘉乃績推恩所生簪紱是錫
黃髮皤皤靡仕而爵其樂云何瞻彼昊昊子奪胡常不
遺一老維是吾儕長公甲子同與計借通家昆弟咸服
在官疇臨公竈旣蠲蕙肴亦載椒糝藉用白茅千里遣
使薦之素帷神其來蕝

祭謝翁

嗟幽人兮葆和含素在彼空谷豈乏明時顧瞻衡宇藐
哉華屋曰胡以生乃觀溪釣乃課山牧先民逖矣典刑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百十七

祭三十

蓋

則有惟後之服是用夙夜循習古初以暢心目惟名與
身孰疎孰親於焉攷縮萊子接輿高蹈飛遯芥視爵祿
往者不追吾黨之士於何能淑嗟幽人兮胡繩纏纒襲
此芳馥天時臨只誕昇哲胤以嗣以續誰其似之惟隋
之珠惟荆之玉祇服乃官聿省乃事展也式穀自今伊
始列鼎重茵永介第祿何不憇遺隕麟於野毀玉於櫃
善敗之致淹速之度安測安屬凡若人倫允悼高雅矧
我邦族旣歌楚些亦滌江籬潛然盈匊知生者弔知死
者傷監茲心曲

祭林太公

不佞兄弟於太公之子稱治民然而散處田中廬未嘗
執踐更之役於邑庭蓋三歲中纔一再望見令君顏色
又安能從閩海之外悉太公行事而稱之惟是令君治
邑之政三歲中所睹聞爲詳而因以窺太公家範也令
君不畏疆禦一切請寄瞰伺無所施用嚴矣家有嚴君
得無出太公之訓乎令君矜憐無告施仁必先卽政拙
催科甘之無慍色慈矣如保赤子得無出太公之訓乎
令君自月奉外餽遺無所受廉矣爲清白吏得無出太
公之訓乎溫陵比屋貴人田宅不易購仕宦歸橐中金
不多安所供俯仰三歲爲令而載惟王陽囊衣舟惟陸
績石太公所以責望其子者可知也可不謂賢乎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況爲令君子民有知生則弔之禮哉招
魂設奠陳詞酌酒太公聞不佞兄弟之善其子也將謂
是言也非直知生亦知死矣

大沁山房集

卷之百十七

祭三十一

蓋

又

裂百里之地而君之色顰笑則物以榮瘁手高下則家
以興敗是不有父之尊乎分也非情也詩有之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斯無媿父矣受百里之祿以奉其親甘旨
輕煖足於口體官室輿馬便於啓處奔走唯諾極於承
順是不共爲子職乎養也非孝也禮有之國人稱願曰

然幸哉有子如此斯無媿子矣不腆下邑以太公之子
爲父卽竭父老子弟之力以効之太公固當而太公父
子不有也閩楚相距萬里靡使歸聘而安之若晨昏定
省之樂齋厨索然從者號寒不能具木綿裘而聞之以
爲快若重茵列鼎之享邑數中水租挈歲逋上官督責
符檄雨下明府不忍浚民至以催科不如額不得考最
取一命榮太公而深嘉之若冠冕珮玉之華羸者邑也
明府實卯而翼之父事明府固其所矣明府事太公亦
不以一人惋容愉色而以萬姓歡心喜氣是父是子雖
詩禮所稱何以尚之方早夜祝天願邑長有明府願明
府長有太公而何遽奪我衆父也明府失父無怙邑
失明父又何怙焉故自承太公訃而明府擗踊號泣於
室邑父老子弟齋咨涕洟於四境通國之人若家人父
子明府卽歸而寢苦枕巾寧詎能忘吾邑太公推明府
之愛抑詎不欲使明府終惠邑人矣雞絮酒因明府而
薦之太公幸爲我擁祐明府他日更造福邑人邑人尸
祝蒸嘗引之勿替太公豈不亦式靈之哉

祭吳翁

翁子廣文君蒞下邑也屬先孺人新棄諸孤君垂過誤
之寵不以諸孤爲不孝而時臨存之又自爲文誄先孺

人甚麗諸孤稍就君問禮君言必依道義且知以翁故
謀祿養而祿殊薄先君任者誅求弟子萬端君一切罷
之士歛然誦德矣傾橐得一緩道童子買為迎翁未至
而翁已捐館舍距君蒞邑時才數日耳當署中為位哭
無常聲而室縣磬無所具端衰苴杖諸生哀君窮為白
上官助賻因以表君廉而媿夫逐逐為利者嗟乎君不
濡忍待詔公車冀得以釜庾粟奉翁以博士衣冠襲班
爛庭下娛翁而翁卒不逮矣事如可前知者君豈不能
為三年淹而亟謁選人哉昔先大人先孺人之不祿也
諸孤有不在側者至今抱恨不欲生見似目瞿慟可知

大泌山房集

卷之百十七

祭三十三

蓋

已禮言君子之所謂孝國人稱願曰然幸哉有子翁子
宦三月而門弟子與邑之薦紳大夫及諸臺使者於翁
素昧生平而炙雞絮酒之奠相望於萬里外憫子之不
勝喪也情為分慟又虞其以貧儉親也義為通財為人
父如翁有子為人子使人推愛其父翁沒無憾矣不腆
束帛為先孺人報施翁其以令子一日之雅而享之

又代

翁處南海距楚風馬牛不相及也安所從知翁而翁有
子為邑博士日誦其家言寒擁穴衾夜篝燈即將迎上
官風雨瀟淅坐籃筍中吾伊不輟以是知翁勤不欲子

佚也博士月奉一囊粟諸生脰脯悉謝不受朝莫一溢
米而晏然無愠以是知翁廉不欲子汰也夫南海饒犀
象明珠翡翠其人仰機利而食非佚則汰而博士至不
能爲翁具三升之布條屬之冠稽顙觸地無容哭若往
而不返弔則唯而不對君子謂之知禮令爲人父者善
教其子爲人師者身教其弟子皆若博士顧不遑與吾
曹雅重博士而哀其遽遭翁之喪又哀夫邑二三子不
能久留博士也釀金爲酌招魂而望祭翁情有無量豈
直曰相趨揖問見也而往來相爲賜已哉

祭劉丞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十七

祭三十四

蓋

公之子以明經高第就常調而佐吾邑不卑小官夙興
夜寐奔奏鞅掌曰有父訓在不敢爲逸也祿奉薄無以
餬口然未嘗入暮夜之金卽受訟牒而問贖緩相沿故
事亦且謝絕曰有父訓在不敢爲墨也吾邑在萬山中
濱水地財十一而自漢溢以來隄絲不息者四十餘年
民甚困今歲又爲他邑代受役怨讟繁興令子身操畚
甬爲先饑寒不辭風雨不避貌省瘦而色旣黧又善拊
摩安集其民民用忘勞率作就工堤高厚甲一郡可貽
數十年安子之能仕自父教始邑人愛戴令子其歸德
於公固恆情也自府若監司無不課首功予上考直指

使者特薦於朝且有殊尤之擢而公訃至矣公闕闕世家年登大耋處太平盛世優游林泉之樂正襟牖下夫何所憾而令子不獲嘗藥侍殮抱恨終天吾邑薦紳學士田父牧豎一旦失賢長吏悵然無功亦恒情也令子勲名未艾公靈有知其默相之他日再宦吾鄉使吾曹更庇宇下酌酒遙奠并以爲祈公其鑒之

